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第一百五十一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ember 2015*

創刊卅五週年紀念



151

- 散文詩乙輯
- 最好的里爾克
- 法蒂哈詩選譯：讓我們下雨吧
- 影子也有重量嗎？



##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子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散文詩乙輯

秀 陶 一個夏午 4  
 徐金秋 抱緊 4  
 張 耳 帶圖畫的、看佛骨 5  
 徐澄泉 上帝與小鬼 5  
 姜 華 雨天讀情書、暗傷 5  
 秋 原 愚公疑山之二 6  
 黎大傑 一盞茶的守候 6  
 陳銘華 七十年後、自畫像 7  
 花千樹 光陰的故事、浴夢而行 7  
 聶 難 水邊書 7  
 路志寬 詩意如秋 7

## 詩創作

向 明 鄭玲詩集句兩首、Team Work 8  
 長 篙 金鋼合成者、現在 8  
 李國七 秋天的事、落葉街道 8  
 嚴 力 突然、亮光、物質 9  
 戴 旺 氣象 9  
 老 井 歲月的薄霜、照耀 9  
 桑 克 紀念70年前結束的戰爭、祭奠 10  
 向 墨 童謠裡的鄉愁 10  
 薩爾塔拉 納木錯、陽光的轉經筒 10  
 伊 沙 在天涯、知兄者妹、母語、回家 11  
 北 塔 北部灣紅樹林自白、明仕田園、螺螄粉 11  
 李立柏 晌午的憂鬱 11  
 章治萍 梁溪河：成語裡的逝人 三首 12  
 銀 髮 萬聖節偶興 12  
 岩 子 告別風景 12  
 韓永恆 雨天 12  
 遠 方 童年的……、海岸 13  
 蔡可風 《開，南風窗》序詩 13  
 余問耕 修竹挺節 13  
 杜風人 荷 五首 14

王 壘	揚州	14
李 斐	超市、茶樓	15
方壯霆	泰國漫遊隨筆	15
世 賓	在我和詩之間	15
馬 莉	時間，這優雅的劊子手 三首	16
楊于軍	看不見風景的房子	16
王妍丁	流浪的馬蹄	16
君 兒	牆的另側、悲傷與遺忘	17
陳慧雯	批駁詩	17
雅 捷	一個人的舊金山 三首	17
木子紅	經過、錯位秀	18
孫 艷	從明天開始	18
游若昕	身份、樹	18
關淑媚	默	18
王性初	心的獨白	19
于 中	蠟燭	19
樊德林	簡單、哀樂、砌牆	19
雷 默	夾竹桃、胎記、夢、羊、傷疤、詩	20
魏鵬展	領帶、我要設法修理壞了的手機	20
林 啟	告別、圓月、鞦韆	20
達 文	致流螢 五首	21
何建生	紙飛機	21
徐 山	色彩大師 六首	21
雪 陽	遙遠的瞬間 七首	22
彭國全	漆黑的夜、光源、墳	22
遠紅日	靈魂的王國、靈魂之歌、鳳凰之翼	22
王貽高	胎記、塵埃、影子、小販、重生	23
李 布	微詩九首	23
藍 翔	樹瘦無鳥、秋鳥	23
毛 翰	十二生肖圖	24
潮 聲	該是夢醒時分嗎	24
駱 冰	陸地上的魚	24
陳葆珍	落葉	25
夏 子	駭	25
溫曉云	歲月、演繹、俘虜	25
楊 玲	傳說、雨季過去了、是你	25
依 雯	連夜雨	25
阡 陌	綠玉一地、好想再見	26
蛋 蛋	初戀、心的地圖、暗夜的唇	26
冬 夢	詩人之骨、榕樹下、黃山迎客松	27

## 學生園地

唐宇佳	星星樹	28
甘若飴	假如我有一匹馬	28
郭欣瑤	麻雀	28
黃雨成	麻雀	28
何子灝	白鴿	28
莫子彥	積木	28
劉彥彤	假如我是風	28
黃洛瑤	麻雀	28
蔡承熙	搖搖	29
梁穎彤	玩具	29
何文蕊	一場雪	29

## 譯詩

非 馬	雙語詩：塵歸塵，土歸土、血月	29
秀 陶	最好的里爾克③	30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②：讓我們下雨吧	34
戴 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①	36
張子清	美國禪詩選⑥	37
岩 子	德詩中譯：保羅·策蘭的〈數數杏仁〉	38

## 評 介

冬 夢	蛋蛋，琴上詩上盛放的康乃馨	27
劉 強	三位一體架詩橋	39
向 明	逼真的大自然反撲速寫	40
陳銘華	影子也有重量嗎？	41
劉耀中	蘇珊·蘭格和詩學	42
佑 子	詩歌新義 封底裡	

## 詩 訊

### 封 面

封底裡  
馬莉油畫：①眼睛也學會了沉默  
②在我忘記你的時候  
③有一個詞不能說出

## ■秀陶

### 一個夏午

夏日長。每天五點下班時，感覺像正午剛過去不久，陽光仍猛，不像是一日之將盡，卻像是一日才開始不久

每日同一時間在同一高速路入口上路；每日下午五時許又在另一入口上路回家。日日如是，一成不變。今天這個機器內的小齒輪，把同一轉式，同一轉速轉煩了，轉厭了，開始犯規了。才下午三點多，就上路回家了

車子才走了十來分鐘，車速便慢了下來。這是一日之間還不應該塞車的時段，竟然塞了起來。五條行車線大家牛步地一寸一寸向前挨著。心中一煩，我把車頭一拉，來到了一個日日經過卻從不曾蒞臨過的小鎮。原本就有點想要一反常態；想要來點變化才提早上路，且隨意地才來在這個陌生的小鎮。而這個陌生的小鎮諸多地又似曾相識，倏忽之際，彷彿來在夢中

忽然憶及一個朋友述及

他們故鄉的事。他說在他們家鄉語言之複雜，語音變化之多，有時同一條街頭與街尾在某些語音上或語意上也有其不同。那樣多的變異，令人欽羨

而現在這個與我的居處，少說也有二、三十公里的小鎮，卻令我覺得雖然一切街道屋宇的配置不同，但各各的細節與我居住的小鎮又一無變化。尤其是有些舖子與我居住的鎮上的幾乎一個樣子。好像是剛從我們那兒搬過來的樣子，也有一隻紅紅的大龍蝦作招牌，另一家的大M字連字體顏色都一樣……我是離開了我的小鎮呢，還是又回到了那裡

在一處蔭涼的屋簷邊落坐，叫了一罐啤酒，（同我家冰箱裡冰著的同一個牌子，同樣的味道。）唉？我提早回家又隨意偏離常軌，原不過想求點變化，而一點點變化也這樣難得

## ■徐金秋

### 抱緊

一、

它們一抱緊，就抱住了整個大地。因此，水東流，日東升，花啟芳唇，種子守住冬的醇厚，四季找到靈魂的出路，萬物有了自己的方向。

二、

我是村莊的一粒分子。一不小心，讓自己走失了。四處飄蕩。輕飄的軀體，膚淺的慾念。依附在城市乾澀的表情裡，沉浮不定。追逐過一粒食糧，一座高樓大廈，一條路，一輛快速列車，最後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故鄉，停靠在大樹上，風一吹，抓不住一根救命的稻草。繼續飄忽。分離、失憶、背叛。久而久之，失去陽光雨露的洗禮。最後淪為塵埃、霧霾和一抹致命的疼痛。在那裡終究一無所獲。

三、

一條河流穿過我寬廣的胸膛。有人說，它曾帶走我身體裡飄逸的長髮和美麗的衣衫。帶走蝶舞和鳥鳴。帶走風吹的生動和陽光搖曳的光鮮。唯有沉入內心的，抱住一尾美麗的魚，沒有隨波逐流，守住一種存在的存在。這樣也好。抱住一尾美麗的魚等於抱住一條清澈的河流，多好啊！抱住一條清澈的河流等於抱住一座村莊的生命史。那些安靜於內心的事物，已觸摸到母親溫熱的心臟，

有了可以潛眠的溫床。龜和蟹繼續前進。一些事物，既離不開生命的水源，也離不開站立的土地。

四、

誰說冬天是蒼白與空洞？沉默是我傳遞給你愛的暗語。多少愛的種子在我心靈的內核築巢棲居，在孕育，發芽，準備出發。我一絲一毫都不得放鬆，不敢懈怠。每隻石頭，每棵老樹都是我身體裡堅實的厚盾。這個季節，我情感的意念從來不會滑坡。誰說大地變得越來越冷漠？念著遠方的人還在，撿拾月光的人還在，收割良善的人還在。寒風繼續抽打。抱緊，抱住根，抱住最後一絲希望。抱住就抱住了一切。留住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要相信春天。

五、

沒有我，一切都是凌空舞蹈。大地上的存在，都是我要表達的形態。一朵花開是確認我的存在，一萬朵花開是確認我的富饒。我抱著它們花開花落，潮落潮起。我借蜜蜂的眼睛看自己，借鳥鳴傾聽自己，借四季檢驗自己我抱住它們等於抱住自己。我必須保證，一隻螞蟻，也不讓它失望。我抱緊，再抱緊，就將自己抱成肥土良田，抱成了高山，抱成一片森林和鳥語花香，把世界抱成了良辰美景。

2015年寄自湖北

■張耳

## 帶圖畫的

紐約的熱帶颶風桑蒂把老太太地下室裡經年累積與朋友家人的書信全部衝毀。老人痛不欲生，“我的一生，全完了，白活一世。”女兒見媽媽如此悲哀，在網上發貼，告訴大家母親的痛苦。老人在一個月之內，受到了兩萬多封信，從世界各地郵寄來，各式各樣，手寫的、打印的、帶圖畫的。

看來還不能對同類完全失望。

## 看佛骨

專程去法門寺看佛骨。瞻仰的長隊走得不慢，先是外院廣告牌上的介紹，講舍利的來源，歷代皇帝請觀舍利的佛事儀式，對寺廟的賞賜等等；進得內室，看了一層層套盒，和各色仿真舍利，玉的、金的、牛骨的等等；出了地宮，又走去一處新建的大廈，金碧輝煌，眾多和尚模樣的念著經，奏著樂，香煙繚繞，巨大的如來佛像金光閃閃，眾多金剛菩薩環繞，我四下看著，隨眾人穿過大堂，出了門才意識到，我竟然沒看見聚光燈下玻璃盒裡陳列的，真的舍利子！笑得眼淚都流出來——劉姥姥進大觀園？還是真的空既色，色既空了？

2015年寄自西雅圖

■徐澄泉

## 上帝與小鬼

一只小鬼從地獄越獄，經過人間奔赴天堂，受到上帝接見。

上帝問：“小可憐，你流落到此，不想念親人嗎？父母，兄妹？”

“什麼是親人？”小鬼反問上帝。

“小朋友呢？”

“沒有。”

“家呢？”

“不知在哪裡。”

“國呢？國王呢？”

“我不知道國是什麼樣子。但我們那裡有閻王。”

“你幸福嗎？”

“我夢見過一次。”

“你有愛嗎？”

“我愛美，但我很醜；我愛錢，但我很窮；我愛權力，但我總在萬鬼之下，我是眾鬼的奴僕；我愛自由，但大鬼們總用鐐銬鎖著我……”

“可憐的小東西啊！總有什麼屬於你吧？”

“有啊！”小鬼高興得滔滔不絕——

“我有閻王殿……我有鬼門關……我有奈河橋……我有陰風……我有鬼火……我有夢！有上帝！”

上帝哈哈大笑：“機靈鬼！你就當我的助理吧。你有的，仍歸你；沒有的，我給你。”

從此，地獄小鬼成為天堂的精靈，在天堂無邊的空曠裡，像雲朵一樣飄渺。

2015年寄自四川

■姜華

## 雨天讀情書

一場突如其來的夏雨，突然箭走偏鋒，在這個夜晚，竄入室內，打濕了我記憶深處的傷口。我放下久違的矜持，搜出那些發黃的情書，一個叫梅子的女孩，一口川音，在雨中款款向我走來。那些在漢江畔、影劇院和小城死角裡遺下的蹤跡和證據，像舊電影重放，往事歷歷在目。那些在眼眸、書房、和夜晚留下的氣味、方言、溫暖和憂傷，讓人糾結而難忘。當年那一封封急切的信件，還在匆匆趕路。那些曾經甜蜜、苦澀、期盼的淚水，在信紙上留下了隱秘的符號，又被過往的風慢慢吹乾。還有那些白紙、信箋、郵票和呢稱，那些地址彎曲、搖晃在歲月裡。現在，所有行走的腳印，都被塵埃無情地掩蓋了。掩蓋了，還有一個男人體內的暗傷、從容和自信。這一場晚雨，落得如此纏綿。我明白，雨能滋潤萬物，不知能不能滋潤我銳減的餘生。

## 暗傷

自從年少時被花刺扎傷，我便關閉門窗，收攏愛的翅膀，深陷蒼茫江湖。如今，我已沒有了自信和激情，去看一朵在雨中哭泣的梅花。年少時最愛的那朵，已在風雨吹打中改變了顏色。眼前的花期雖年年更替，一雙渾濁的目光仍在躲閃。我愛梅子。愛她的眼睛，頭髮，笑容。也愛她的憂傷，甚至她身上的葉子，和刺。多少年來，我甚至設計了一萬種為她死亡的方式，和理由。可是它已從30年前的冬天出走，只在寂寞的夜晚來夢裡會我。夜幕低垂，漆黑如我的思想，我的思緒有些絕望。一場風花雪月的情殤，在書房裡慢慢回放。彼時，梅子著紅裙、披婚紗，站在窗外喊哥，聲聲柔。多少年後，我終於抓住了一棵稻草，夜涼如水。我祈求上蒼：願意獻出一切，讓一朵梅今夜，轉世。

2015年寄自陝西

## ■秋原

### 愚公疑山（之二）

南加州今年的夏天彷彿一直延長。已經是十月了，天氣仍然熱的像一個烤箱。雖然偶然也下了一兩場雨，不過，對持續乾旱和高溫的加州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彷彿只是把烤箱換成蒸籠而已。由於大量缺水，農產物受影響，加州政府已下令而且呼籲民眾節水。各種各樣的用水，從噴水池到花草的澆灑都受到限制。也讓退休後一直獨居的我十分的無奈。平時我總會讓自己忙這忙那，讓自己覺得還有活力。除了燒飯，洗衣服，打掃以外，我也在前院刈刈草，澆澆花，一天似乎很快就過去。如今炎熱的天氣加上節水，我大多時候只好躲在樓房裡，打開冷氣，坐在窗前凝望遠方的天空，看遠處的山，看山上的雲如何從早上到下午，像蝸牛似的從一個山頂緩慢地移到另一個山頂。今年的夏天，時間過得好慢好慢。

好不容易到前幾天，南加州終於下了兩場像樣的雨，氣溫才稍為降了一點。今天下午我走到前院，發覺木欄干旁的兩叢菊花竟然冒出幾朵小小的黃花。我想：再怎麼慢，秋天總算要來了。也在這時候，我看見欄干的外面站了一個穿制服年輕的警察，他向我打招呼：

“下午好。先生。”

“你好。”我說。

“不好意思打擾一下。我有一點事想跟你說。”

“什麼事？你請說。”我稍為愕了一下。

“是這樣的……先生。最近有兩三個女鄰居向我們投訴說，她們在家裡的泳池游泳，曬太陽的時候，常常發覺你……老盯著她們……”他從喉嚨裡發出有點不自然的聲音：“鄰居們覺得她們的隱私被侵犯了。”

“什麼？女鄰居？泳池？什麼老盯著她們

？”我驚訝地說：“我在這裡住了這麼久，從沒看見什麼泳池。我知道的女鄰居……也只有威廉斯太太和史密夫太太，她們比我還老呢！而且我很久也沒看到她們！”

“她們好像都在一年前先後過世了。新搬來的是年輕的家庭。”

“噢！我根本沒見過什麼年輕的鄰居，什麼泳池……而且我眼睛有白內障。”我斬釘截鐵地說。

“可是……鄰居們說常常見到你樓上的窗前……”

“我在看天空。應該說是看山，看山上的雲。我認為這跟任何人一點關係也沒。”我理直氣壯地說。

“啊?!”警察愕了一下：“其實……我們只是想讓你知道有人投訴。我們也希望鄰里之間大家相安無事。”

“謝謝你。很抱歉，我累了要進去休息了。”我不想再講下去。

“……再見……先生。”

“再見。”我說。真氣人。什麼新搬來的鄰居？連一個招呼也沒打過，還要冤枉別人。我心裡一邊嘀咕，一邊走到樓上的窗前向鄰居的房子張望。隔壁的院子裡果然有一個泳池！再過去的一家也有泳池！而且還有一個穿比堅尼的女人正在泳池旁邊仰臥，曬太陽。我大吃一驚。我揉了揉眼睛再看個仔細，真的有泳池和穿比堅尼的女人！真的是見鬼！我幾乎要喊出聲音。我抬頭遙望遠方的天空，除了一排排房屋以外，可不見山！我更加吃驚，本能的揉了揉眼睛再看，真的完完全全沒有山，更不要說山上的雲！

我的天！我平常看的山，還有山上的雲，都那裡去了？難道都不是真的？我的腦海忽然出現一個人的名字：陶淵明。他真的看見南山嗎？假如沒有山，那他看到的又是什麼？

最近，我常常這樣反覆地想。

加利福尼亞 2014 年 12 月

## ■黎大傑

### 一盞茶的守候

再過幾個小時，就是七夕了。

這個下午，我都在一盞茶裡潛伏著。我想借助山水通體透明的皺折，尋找一條通往暗夜裡斑斕的銀河。

曾經把守候想像成我一世精緻的愛情，看窗外，早已是紅豆樹成熟的春天。

午後的那一段時光，我的想念成潮，仿若一盞茶的沸騰，上或者下，都會湧動著暗香的遼闊。

茶葉在杯盞中飛升，這是時光中最容易忘卻的節點。一盞茶，顯示不了山水清澈的深度，等同於未嫁的姑娘，蟄伏在青花瓷的晶瑩和安靜中，守候你的降臨。

在水一方，我們彼此都就著一盞茶，同時抵達杯中歲月。

如此柔軟，如此刻骨，當然，誰還願意用一杯冷卻的茶，去構築愛情流失的日子？

2015 年寄自四川

■陳銘華

## 七十年後

老兵如果沒死。他會面朝太陽，胸戴大紅花，佝僂著腰，站在吉普車上緩緩駛過廣場，忘卻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等等，駛向落日說“你好！你好！”麼

父親如果沒死。他還會喋喋不休講述無數次大小戰鬥，最後終於步行過了鎮南關，又轉輾到了南方之南對我說當年“天寒地凍得張氈，打生打死鬼可憐”麼

老兵果然不死！父親果然不死！我對孩子們說“買美國車，買歐洲車，不買日本車！”，我在詩刊上面印著“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2015年9月3日

## 自畫像

我體重一百八十磅，但影子卻又瘦又長，像一根細小的童軍繩拉著落日這只巨大的風箏

我的頭髮愈來愈少，好像是為了易於散熱，因為自己每每看到美的事物，熱血便沖昏腦袋

我的詩無忌，大風吹去

2015年10月1日

■花千樹

## 光陰的故事

從熱到冷，或者從青到黃，世界總有一對勻稱的乳房。

亮出你清澈的詩意吧，光陰。

亮出你生命的痛感吧，光陰。

劈開雙腿的時候，你的故事，就是盛開的鮮花。

從日常出發，你的故事，就是萬物的愛與悲傷。

流水般喧嘩，不捨晝夜。

空氣般淡泊，寧靜致遠。

## 浴夢而行

夢折射的光芒，來自夜晚的玫瑰峽谷。

而我的壞脾氣，始終捅不破黎明的面罩。

那就繼續做夢吧。

在無所顧及中，學會放下和釋然，學會挺起腰杆，做回自己。

我是誰？為什麼要在走出人群後，與自然奇觀深情對望。

為什麼要在這無邊的黑裡，揉碎寂寞，守望心靈。

在夢與醒之間，懷想命運的恩典

2015年寄自陝西

■聶難

## 水邊書

水說著濕潤的話語，在陡峭的區域健步如飛，在平坦的地方細語呢喃，在懸崖之巔將命運的旗語倒下。失去岸，水總是抓不住救命的稻草，哪怕遇上堅固的石頭也要激起生命的火花，溫暖自己的意志和追求。

在一個碗中，水無聲，把世界放大，把生活照亮；在一片草上，水無語，把藍天抬高，把綠色豢養；在一段路上，水有情，把花朵撐開，把美麗高舉；在一首歌裡，水有意，把愛情埋藏，把青春炫耀。

一滴水是大海這部碩大的詞典中的一枚詞，它抑制不住內心的狂喜，在海面上翩翩起舞，招徠海鷗潔白的翅膀，再高的山峰也為之傾倒。

一條河是大地這張床上的一個枕頭，它讓所有人頭枕甜蜜的歌聲安然地勞作和休憩，讓小山村掛上銀亮的項鍊，讓大城市嗅到泥土的芳香。

佇立水邊，我靈魂深處的肮髒被滌淨，俯視著無數個精靈的跳動，我內心的人生價值意識被陡然喚醒，從此我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明天……

2015年寄自雲南

### ■路志寬

### 詩意如秋

秋風為筆，在秋野的宣紙上，一遍遍地塗抹，大地是一幅畫，掛在鄉下，掛在鄉親們的心坎上，掛在流浪者思鄉的夢裡。

古典的農具，摩拳擦掌，卯足了勁，準備大展身手，汗水是歡快的，蹦蹦跳跳的是他起舞的節拍。

莊稼的香氣，隨著鄉下人的

夢想，向著幸福，向著希望，向著美好，一起升騰。

詩意如秋，黃金如秋，幸福如秋。

我們習慣了在這個季節，向土地鞠躬致意，並且心懷虔誠，只為那沉甸甸的收穫，與實實在在的日子。

2015年寄自河北

## ■向明

### 鄭玲詩集句兩首

#### 秋之偶感

石頭、舞者，凝視青苔  
感覺被秋天割裂  
捧著歲月的聲音  
楓葉睜開雙眼，緩緩飛翔

#### 破曉

霧的手和風  
水邊的野草花  
遠山有些疲倦  
如昨夜未睡的貓  
還在夢中、找枕頭

（鄭玲 1931 年生於四川，為中國大陸南方的資深女詩人，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詩編輯及作協副編審等職。著有詩集《鄭玲詩選》、《風暴蝴蝶》及散文集《燈光是門》。此兩小詩為她詩作的集句，感覺特別幽深靈巧。）

### Team Work

我是合作的  
譬如，毫不多加考慮  
便吞下你帶菌的餘唾

我是合作的  
譬如，絕不顧惜的  
硬拆散我排序的筋絡

我是合作的  
譬如，那鷹隼凶殘的  
對準我薄弱胸肌啄食

我是合作的  
譬如，熱情如向日葵

## ■長篙

### 金鋼合成者

迷戀還是痛苦  
所有的利箭都是一種藉口

在蒼茫人海  
無須配型  
便完成三 D 列印的動作

你必須赤裸忠誠  
烈焰般  
接受暴風驟雨  
……

爾後 靜靜地等待

像一個從戰場上歸來的士兵  
出發在黎明前的甬道

### 現在

總是想 馬上就要下班了  
總是想 天黑前睡覺  
總在想 明天馬上就會到來

甚至想 死亡的威脅

現在 總是忘了  
現在 想不起了

現在 根本守不住一秒的時光  
一切 便已過去

2015 年寄自湖南

不待親吻便低首婉拒

我是合作的  
譬如，明知他們放蠱  
仍讚美這才壞的開始

2015/9/29

## ■李國七

### 秋天的事

我已經逐漸遺忘秋天的事  
氣溫、颱風，滿街陽澄湖大閘蟹廣告  
氣流裡的商業氛圍早已掩蓋情緒波動的曲折  
我愛的人呀，他更愛的，其實是人民幣  
我不怪他，生活呀，環境組成更大的動因  
比如今晚，他與他的網游  
我想到明兒去上海逗留時間頗久  
多留點時間與空間給雙方  
雙方的渴望與期望值成反向的平行道  
我看不到接軌，只看到愈走愈遠愈無聲  
或許我真的需要遺忘秋天的事  
比如那一年上海見面  
他初次來我不知道他的感受而我以忐忑不安迎接  
那些年，我是忙碌的因此沒有想過愛、依靠  
爾說相濡以沫  
那些事啊，屬於生活的副產品  
今年或者是宏觀經濟走進疲勞而我年紀漸長  
一旦入秋就開始想到冬天的可能性  
雖然我一次再次的告誡自己別想太多  
走過繁忙還是思考很多  
你們說呢？

### 落葉街道

為你寫的詩詞你大概不會相信  
不知道是因為疑心太重還是不愛而不在乎  
你不知道我，在年級漸長的歲月碎片裡  
恐懼逐漸加深加重因為不能杜絕別離  
比如我媽毫無預兆的逝世  
變幻無常的經濟與社會環境  
我不斷篩選信息而解讀的還是偏於負面  
我的朋友們紛紛說：  
這是最壞也是最好的時代  
好或壞實在太抽象而我看不到出路  
或許是秋天到了刷過落葉的街道  
看到的只是蕭條感覺的不外是日益加重的寒流  
你的在放棄我還是走在放棄的路上  
等待我先開口因為後開口的處於道德制高點  
否則神情與表現怎麼除了冷漠就是鄙視與不屑  
我們邂逅然後相處的這些年  
除了人民幣的交換難道沒有絲毫愛與感情的沉澱



## ■ 嚴力

### 突 然

突然沒了  
身外之物總是來去突然  
其實身內之物也一樣  
我經常預測到  
來自多年後的那麼幾場  
已經不算突然的內心暴雨  
或者這也沒什麼  
就像前些年我預支過的  
十年後的感情  
僅僅三年後就已分手了  
對所有的夏天來說  
被預支過的任何雷聲  
全都在我歸還時不突然了

### 亮 光

我們在地球上  
尋找帝王將相們的墳墓  
尋找古代的沉船  
其實  
文物不算什麼  
數萬年前殉葬的石油  
被發現是在等待多少年後  
的人類工業  
這事兒太蹊蹺了  
但這也不算什麼  
據說上帝埋在人腦裡的寶藏  
剛剛開發了不到十分之一  
埋在那裡的未來很低調  
不發出一點亮光

### 物 質

物質是童叟無欺的  
設置了每條生命的局限性  
也造就了實實在在的台階

## ■ 戴珏

### 氣 象

江河的水  
往低處流  
離開山林  
湧向近海的城市

積聚的民族  
往高處走  
離開地面  
倚託鋼筋混凝土

暮春的湖邊  
笑語錯雜  
一連串肥皂泡  
帶著斑斕色彩  
飄向上漲的湖面

蒼茫的海邊  
烈風殷動波瀾  
崩浪衝擊岸頭  
飛濺無數泡沫

那拍驚堂的手  
因時常在權勢的慣性裡  
衡平人情  
而疲乏無力

高舉火把的她  
到人間遊歷  
卻在千萬高樓廣廈  
的燈火中隱沒  
惟有夜深時的一些  
不眠者才能認清  
她並非女巫

萬一腳下踏空  
下面也至少擺放了幾本書  
書中所涉及的哲學與理想  
那時候踏上去更像物質  
2007 寫，改於 2015。

## ■ 老 井 歲月的薄霜

煤層鬆軟一些  
瓦斯的含量就會大一點  
如此多的亙古動植物靈魂爭先恐後地往外湧  
肯定會攜帶一些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煤塵、比如說岩粉  
比如說焦灼、比如說忿怒  
沒有誰的靈魂可以幫助呼吸  
在地心的巷道裡我們只感到憋氣，悶熱、潮濕  
當動植物們的靈魂多一片在我們的體內  
悸動之時，我們就會脫去一層外衣  
沒過多久，男人們的身上僅剩下一件內褲

沒過多久、有害氣體變超限  
掛在巷道中假寐的瓦斯監測儀  
閃著通紅的眼  
用尖利的嗓子驅趕著人們  
撤下狹小危險的工作面，到了通風的大巷中  
冷得瑟瑟發抖的人們  
才想起現在地面正是嚴冬  
大家的衣服表面都結了一層鹽晶  
宛如歲月的薄霜

照 耀  
上升到地面，渾身汗透面滿烏黑  
像一塊自行的大炭  
我跟在許多炭塊的後面，緩緩前行  
毛絨絨的陽光扎的人肌膚發癢

我們每人都脫下上衣  
用力抖下上面沾滿的夜之粉末  
迎面走來一群去參觀井架的學生  
美麗的女老師正說著，礦山的重要  
礦工的偉大，一見衣衫不整的我們  
立刻關上了她動聽的喉嚨  
熄滅了語言中的火焰  
只剩下面孔上纏繞的幾縷目瞪口呆的青煙  
忽然從隊伍中看見花枝招展的女兒  
我忙著把頭扭向清晨的另一側  
但她的動作更快，幅度更大  
兩束稚嫩的黑色閃電疾速地移向遼闊的秋空  
但僅過了片刻  
又勇敢地照回到我的臉上

“秋高氣爽多麼好，心的蘋果在輕輕的搖。”  
此時大聲吟出葉賽寧詩句的是  
天空飛過的一隻鳥

## ■桑克

# 紀念 70 年前結束的戰爭

戰爭是什麼？  
是血肉模糊，是想死得舒服而不能。  
更有必要尊敬烈士，  
更有必要擁抱平靜。  
我想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市場街的法西斯，  
我想你應該明白成排的楊樹制服  
對於回憶與思考究竟意味著什麼？  
即便真相電影仍如極端霧霾般不能  
清晰辨認，  
那麼凌辱與折磨的酷刑  
卻在你和小津的骨頭縫中仍如一根  
鐵絲來回抽動。  
每年一痛。  
每天一痛。

2015.5.26.22:39

## 祭 奠

1.  
用血付出的，不用血還。  
雨勉強應著，但心裡不甘。  
儲備一下午，或許十二載  
終於把殺戮降下。
2.  
看敵人的可憐，你不要  
憐憫，你心要硬，要模擬  
上帝的磐石。  
但雨，請你忍住有理。
3.  
為兄弟做，為我做，  
為你。僅僅是安慰是不行的

## ■向墨

### 童謠裡的鄉愁

一、  
“古經兒 古經兒當當  
貓兒跳著缸上”  
缸扒倒時 倒出了  
故鄉 一地的憂傷

那些紫青稞 和紫青稞們  
一併成長的雜草  
從日漸單薄的田地裡 演繹一場  
你死我活的角逐

而那一縷 柔軟的炊煙  
總也拴不住 孩子  
盼望父親母親的目光  
此時的故鄉  
在一首童謠裡酣睡

二、  
“翻 翻 翻油餅  
麻雀兒抬著的紅頭繩”  
你分到一根時  
我的眼睛已經濕潤

故鄉的輪廓 因此而模糊  
母親和大哥的背影  
也漸漸退出我的視線  
最後 成了一根細細的紅頭繩

繫住我飄忽不定的靈魂  
在那個曾經溫暖著我們的  
老莊廊裡 用疼痛  
撿拾只屬於我的快樂

2015年寄自青海

要力量，要善惡循環。  
從山地到海，從湖泊到樹林。

4.  
不許把耐性誣蔑，  
懦弱和曖昧，是陰天的心機。  
雨在雲的劍匣中沉睡。  
正義，偶爾借助雷的喉管。

2015年寄自哈爾濱

## ■薩爾塔拉

### 納木錯

從雲開始，雲不是最高的  
那根拉山口  
雲有話要說，但雨停了  
藍色的天空降低了速度  
  
大地上長出許多瑪尼堆  
沒有比納木錯更彎的溪水了  
讓我眩暈

水是比藍更藍的顏色  
紫紅色的喇嘛  
用額頭拾起祝福  
用膝蓋丈量今生

正午時，白色的犛牛臥向  
念青唐古拉山  
在納木錯旁  
陪我進藏的洛松擁措  
毫不掩飾地嚼起了牛肉乾

### 陽光的轉經筒

天空拿來白雲，不是第一次  
左側的湖水微微捲起  
在路上，魚一樣擺動的人  
用身體蓋住乾草

風吹著經幡和彩繪的屋檐  
吹著隨身的伽藍  
不是第一次，是一世的長頭  
磕醒的野菊花  
一襲串珠下神的羊群  
碰響牧場上的露水

帶著吹拂，帶著酥油燈的眼神  
陽光的轉經筒  
像一支不知疲倦的拋石器  
將塵世的霧氣趕下山去

2015年寄自酒泉

## ■伊沙

### 在天涯

緊抱不放啊  
祖國  
在電腦裡

### 知兄者妹

在圖森  
妹妹家門前  
仙人掌長成了  
一棵參天大樹  
用了上百年  
妹妹說：“哥  
站在樹前留個影吧  
你很像這棵樹！”

### 母語

綠山之中  
每一戶隱居的人家  
都養了狗  
我等散步經過時  
便狂吠著撲上來  
我喊：“滾蛋！”  
不管用  
繼續撲  
芝加哥女作家朱安  
大喝一聲：“shit！”  
狗就老實了

### 回家

在從北京到西安的  
航班上  
在此次美國之行的  
最後一程  
他流著哈喇子  
睡得像個孩子

## ■北塔

### 北部灣紅樹林自白

天庭派出一萬匹烏雲  
大海驅遣十萬騎波濤  
襲擊我，圍困我  
我的脖子被抹掉  
我的首級被提走  
但是，請告訴那個屹立在山頂遠眺的人  
我還在

所有的船只都離我遠去  
連蝦兵蟹將都潰不成軍  
波浪織成的壯錦被全部剝光  
我被乾旱折磨，被虛無羞辱  
孩子啊，我的乳房空癟如漁網  
愛人啊，我的私處裸露如礁石  
但是，請告訴那背負著他的教誨的石碑  
我還在

### 明仕田園

高峰與高峰之間的對話  
原來可以如此低調  
低到幾乎無聲

如同被水俘虜的倒影  
如同被風嫌棄的水車  
如同吻別河岸的竹筏  
如同正在下蛋的小島

### 螺螄粉

一碗螺螄粉  
是一片汪洋  
當海水被商羊喝乾  
露出了被淹沒太久的三神山

為了這碗螺螄粉  
哪怕我已在蓬萊宮成了仙  
也要投奔來柳州  
老街上一個小小的鋪面

2015年廣西

## ■李立柏

### 晌午的憂鬱

愛爾蘭海拍擊著北威爾斯海岸  
他推開明亮的宿舍大門  
低下頭坐著  
晌午的憂鬱

碼頭海浪拍擊著 Bangor 海岸  
他推開宿舍的寂靜房間  
嘗試詢問  
東邊的方向

地中海拍擊著北非的海岸  
他走在空氣清冷的異國大街  
奮力開拓  
嶄新的道路

他推開明亮的宿舍大門  
一樣陳設 不一樣的人名 空蕩蕩廚房  
不敢置信 消失的同學  
找不到自己的房間

再一次推開 明亮的宿舍大門  
一樣陳設 失而復得的同學 香味繚  
繞的廚房  
他萬萬不敢置信 鬆了口氣 低下頭坐著  
初秋的微涼 北國風雨 黑壓壓的  
龐大身影

世界多變的命運波瀾 迴盪 歐陸海  
岸線不安  
遙想故土 家園 族人 胸懷滿溢  
面向東方 默默禱念  
地中海輕撫北非海岸 日日夜夜 不  
變的潮聲

2015.11.12

## ■章治萍

### 梁溪河：成語裡的逝人

那位成語裡的逝人，那年  
沒有再度南下，也沒有西歸扶風  
他死在他自己的鴻隱堂，並將一座鐵山  
改喚為鴻山。這是一個多麼漫長而現實的問題  
在相敬如賓的王朝無人能解。可是  
在溫飽之下，誰與誰  
又還能夠舉案齊眉？

大暴雨好久好久不曾來了  
在河水尚且豐沛的年代，我竟然遙想  
干涸的景像，以及那大橋之巔枯站的風景

### 龍光塔：透過樹葉的歲月

真的，我彷彿一下子看到了自己  
隨著親人無所顧忌地圍著寶塔放牧天真和浪漫  
我猜想那樹應該就是當年的苗，雖然樹葉  
汰換掉了四十遍，記憶卻也拂拭四十年

四十年後的陽光變得深沉，不再搖擺不定  
塔門上的名字猶在，出口猶在，人卻不見出來  
年輕的母親喚著小兒，我也在內心喚著  
喚著某個人，喚著一些人，喚著離開的自己

### 坊前：又過蘇團橋

把歲月往前推吧，請不要離我這麼近  
熟悉的腳步聲是去趕集還是下田，或者  
雨珠敲河的清音恰如一支漫長的鄉謠  
而陌生的過橋客來至何方？頭頂竹笠  
身披草蓆，猶如扛地鼎天。就把這世界  
給一人吧，連同年復一年的枯黃與傷痛  
年復一年的悲愴與死亡，連同一座橋  
走過夏繁，也走過寒秋。普通至極？  
故人過往五十載，小橋巋然不動

2015年10月寄自江蘇

## ■銀髮

### 萬聖節偶興

一個英雄的美國騎兵  
在  
某個將軍紀念碑上  
向我耀武  
揚威

當我運氣丹田  
向他  
高聲回應  
我是從慘烈的越戰來的  
倒反把他的戰馬嚇了一跳  
揚起了前蹄

看樣子  
他想彎腰下馬跟我握手寒暄  
我說  
不必了  
我祇不過是一個虛有其表  
傷痕纍纍的  
冤魂

而且  
時間無多  
現身參觀時限只剩下  
最後  
一分鐘

2015-11-5 北卡

## ■韓永恆 雨 天

每一個下雨天	我都感覺自己可能要和	不要詢問我是誰
一把傘度過一生了	每一次坐火車	我的名字很長，它能保證你
我都懷疑它永遠停不下來	每當睡去	一口氣讀不完
我都在想醒來可能只是	一個失眠的人在雨天的夜晚	聽好了——
一個偽命題	坐上一輛沒有終點的火車	

2015年寄自廣州

## ■岩子

### 告別風景

起風了  
樹葉雪片般搖曳而下  
艷黃的白樺  
銅褐的橡  
絳紫的山毛櫸  
如花的地毯綿延向遠方  
還有你的背影  
我聽見有一片樹葉  
撲通一聲跌落在路邊

我自是不會去怪怨你  
直追抱負——黃昏臨頭  
——未了的中年景願  
更不會出聲地流淚

讓你察覺在我內心深處的噬痛和憂傷  
紅塵間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永恆  
愛到地老天荒不過是青蔥年華的痴夢  
我竭力保持著一副滿不在乎的鎮靜  
對河水的速度

不再懷有任何僥幸和期許  
任憑它綠了又藍  
淺了又寬  
凍結  
終止流動

毛蕊花預言，今年  
將是一個漫長的嚴冬  
但我並不打算逃往春天  
只想點著一盞燭火，溫暖  
或許被你 unwilling 記起的諾言  
在某一個深秋的夜晚

2015年寄自德國

## ■遠方

### 童年的……

那不是省略號  
是我五歲時打的水漂  
江邊的榕樹爺爺  
可以作證

最讓人回味的  
是冬天裡的那串糖葫蘆  
1 2 3 4 5，只五個  
可惜少了些

童年的樂趣  
是看屋後的螞蟻  
搬運食物孜孜不倦  
一個跟著一個像支隊伍浩浩蕩蕩

少不了的記憶  
自然是不聽話時挨揍  
如果碰巧下雨屋漏  
沒人分得清是淚滴是水滴

### 海 岸

那根愁腸  
怎麼也扯不直

沒有時間的提示  
每一雙眺望的眼睛  
由星星引領

我的價值  
只在天地生死之間  
守候你的返航

是滿載  
還是只剩壓艙石  
並不重要

## ■蔡可風

### 《開，南風窗》序詩

我曾經  
把自己靈魂的信托  
交給了魔鬼  
在歧途的猶疑中  
聽信 依賴那理論——  
由鐮刀和斧鎚相敲擊  
錚然 拼出的火花  
能照亮 帶引我的走向  
通往康莊的大道的走向  
沉醉在  
懸崖和陷阱的誘惑 被  
裝飾以五角金星的光芒  
襯托上紅海洋的燦爛  
竟然由身墮其中的群體  
共同發出絕望的 哀號  
將我喚醒 去看顧自身  
由荊棘危石刺繡著的肌膚  
混合發炎成 紋身和潰瘍  
刺痛在南方吹來的熏風裏  
驀地自問 到底誰是我  
我是誰 荒唐！

透風透亮的天南窗  
窗外 時而風蕭雨響  
時而日月星辰奔忙  
窗內 有人苦戀等待  
有人望風懷想 更  
有要走出徘徊 走出岐路  
料應是 南大門內外  
有同等的波濤洶湧  
潛伏著殺機 和死亡  
總勝似沉埋在 惡夢之鄉  
窩藏在一葉浮萍下  
怎敵它突發的颱風虜掠  
寄語的模糊 隱藏著  
處身在河頭的卒子  
徬徨 與淒涼  
呻吟下的辛酸涕淚  
由嘻笑和黑話去伸張

## ■余問耕

### 修竹挺節

四君子中只有你  
長年一襲青衫  
不以鮮花取悅於世  
不以芬芳來招蜂引蝶  
不走旁門左道  
不攀附權貴  
以正直的作風  
節節攀升  
柔韌中有剛強  
一任風霜雨雪吹打  
始終堅持一片  
青綠  
讀書 賞你  
紅塵裡  
悠然記起一生  
嚮往學習的詩句  
古道照顏色

再再的攀爬 已分不清  
懸崖和浪尖的 高低模樣  
更何況 落入鐵網 機槍  
狼狗拖咬到牢獄之慘傷

地迴天高 偏要在  
六面碰壁中 尋路翱翔  
從心靈到肉體走往  
通向自由渠道的瘋狂  
開，南大門  
開，南風窗  
破壁飛騰是龍的傳人  
衝出星際的 發射靶場  
莫辜負 蒼穹為  
滄海餘生施予的期望  
譜出一段樂曲高唱 開，  
向東向西向南向北之窗

\*我寫了近八年的書《開，南風窗》殺青，2015年十月於香港出版面市，僅以此詩為跋。

## ■杜風人

### 荷

杵一把亭亭艷陽傘  
窈窕揮灑江南一湖千姿  
漾開江湖秋波裊裊的萬串漣漪  
串通沉潛的心湖漩渦 一串串  
捅不通的關節 浮不出水面的  
扭痛 深怕橫生枝節的真情  
結結實實把愛情一節一節地打結  
每一絲絲入叩的情節都是夢的張力  
都是夢斷天涯空虛深沉的獨白  
傘下屏蔽的孤獨 活在當下  
祇為了 倔向空茫一絕句的碧綠  
仲夏夜弄弦辛棄疾的纖纖月  
綻放一朵夢想成真的金蓮足  
三叩三問 觀音蓮座  
請給出水芙蓉一個說法  
為何有板有節的愛總是拖泥帶水  
荷 何以堪  
荷 何以堪  
荷 何以堪

酒誌：辛棄疾稱女人足為纖纖月。

### 河 問

——給妮妮及孩子

獨坐孤樹下 那倒影  
漂泊的白雲 悠悠謔寫  
一片騰空的蒼藍  
  
遠山惺忪的山色  
傾滿滿一盅醞釀的家  
  
蒼蒼莽莽啊 為什麼  
要把一窩相思  
漂染成一條河

### 心靈距焦

——給妮妮

人山中 石碣與石碣之間  
近在咫尺而距之千里

半崖孤獨泉湧 傾瀉透視  
時空隙痕零距離的疤

疤鏡中 抹不掉  
那一抹遠山的形霞

### 溺斃張愛玲最後的夢

妳跌宕在悲情詭譎的傾城之戀  
而妳蒼涼結局張力的夢  
卻錯得離框離譜

地球上 已沒有乾淨的地方  
妳的紅樓夢怨評說給魚聽吧

酒誌：張愛玲在遺囑中寫明火葬，將骨灰撒在沒有人的地方。好友宋淇（林以亮）夫婦發現世上已沒有這樣的地方，且美國香港的法律規定不准撒骨灰在陸地上，最後只好把骨灰撒入大海。

### 女神之花

維納斯纖纖月的足趺  
在水一方 一杓流星雨  
能濺開幾朵浪花

在英倫海峽 一隻花鞋  
載不動不列顛  
沉重的不落日

只因為拒絕物種絕滅 邊際掙扎的  
驚艷 只為了一丁點幽微的唯美理由  
一瞬百年的涼涼掠美 卻令  
記憶拷貝難以抗拒的唯心距焦  
捕捉泡沫美殤滄桑玉殞的沙漏  
顛覆 永恆與剎那  
一罅之痕的破綻

回眸大英帝國 失落了  
多少塊殖民肥肉 如今為了  
稀世竟存的一株杓蘭  
守株比英女皇更嚴密的護花使命  
只因為美這個東西

## ■王堇

### 揚 州

一襲妖艷的羅裙  
一位惡名在外的處女  
一個屢遭詩詞蹂躪的地名  
頭頂封建主義的月亮  
遺世獨立  
一樹花朵  
能讓一片江山破碎

一條河污損過揚州  
一條江勾搭上揚州  
瘦馬雲集，鹽商橫行  
天下狼煙四起  
你是王朝的一根導火線

一艘大船靠近揚州  
一列火車駛出揚州  
一樹瓊花成為揚州的紋身  
每一朵瓊花  
都是歷史的警世通言

最容易遺失的傳奇

星月孤獨漂島 舀一杓無常  
斟酌 千山之外  
一朵杓蘭 挹酌孤芳  
存在的孤獨

酒誌：據《每日郵報》報導，英國最後一株原生的杓蘭將在幾週內開花，當地警方在其週圍全天2小時佈防——“她的稀世之美受到比英女皇更嚴密的保護”。杓蘭是英國最稀有的花種，傳說是由女神維納斯遺失在林中的鞋子變成的。這種美麗的花朵曾經開遍英格蘭北部地區，從20世紀開始逐漸絕跡，直到1917年被正式宣佈物種絕滅。此後，有人在位於蘭開夏郡的銀谷高爾夫球場發現了最後一株杓蘭，如今它已在那裡生長了一百多年。希臘神話：女神維納斯誕生於浪花泡沫。

## ■李斐 唐人街系列

### 超市

超市是每天製造  
腸胃幸福的福地  
就是沒有現款或信用卡  
低收入或無收入的窮人  
都可以到超市挑選食物  
攝取營養品的補充  
美國政府施惠德政的糧食券  
我看是市場設計循環食物鏈  
華埠超市營業額月結就超半  
排隊不停收銀小姐也顯不耐  
買魚買肉包括我在內  
買生果也買蔬菜多袋  
更對來自祖國的乾貨依依  
捧起蓮子當歸土地眷戀之情  
連生薑也被農藥污染說是  
拿起咬又放下  
福田有種

### 茶樓

凝睇老外用筷子  
舞上舞下似在空中寫大字  
豉汁排骨一塊塊挾起  
燒賣一口一件  
轉眼盤碟中空  
抬頭眼光被攝目  
三字經開口埋口有個老廣  
手臂肌肉刺青捲袖露虎爪  
男跳女叫小孩一家圓桌坐  
男女主人互相斥罵如家裡  
老太太打著手勢無人理  
蝦餃牛腸遲了上檯面  
一路不休追著點心妹  
車仔推前差點絆一跤  
隔座大嗓門喋喋喳喳  
千萬別插嘴師奶在講話  
糯米雞做得不地道  
價錢又貴過別處二毛  
自我表現怎能不良機滔滔  
被迫做聽眾實在太苦惱  
朋友對我說快快賣單\*  
我笑答習慣了就喜歡  
廣東茶樓食物以外的熱鬧  
感官刺激不另收費氣氛夠

\*香港人叫“埋單”，外省朋友說“賣單”。

## ■方壯霆

### 泰國漫遊隨筆

#### 一、大皇宮

金壁金殿金菩薩  
金鼎金碗金龍袍

最珍貴的黃金，最優秀的的工匠  
源源不絕地流入了大皇宮

毫無價值的鬆土，與貧窮  
卻湧湧擠擠地塞滿了人間

#### 二、我欲飛天

還未擺好姿勢，瞬間  
我已在空中飛翔

太陽在我之上  
地球在我的眼下

極目遠眺，海天一色  
地球是弧形的，無邊無際

摩托艇停了，我定定地掛在風中  
沒有重量的渺小之渺小

我欲飛天，衝破雲端，衝破  
栓在纜繩上的渺小之渺小

化作流星一劃，一瞬  
萬里高寒舒廣袖

#### 三、暈船之歌

如翻江倒海，我的胃  
上竄下跳地苦苦掙扎

被大海戲謔之際，我仍在回味  
令我傾倒的海邊的日出與日落，  
黃昏時，依依不捨的漫步

像火山爆發，一瞬間  
五臟六腑翻騰入雲霄……

## ■世賓

### 在我和詩之間

我血肉的心臟與你隔著多遠的距離  
撲通撲通，這是心跳的聲音

一面對，便要去追趕  
那裡聚集著安靜的眾賢

我活在脆弱之地，被俗務糾纏  
在塵埃中，黑暗、易朽

我知道你的存在：明亮而寬闊  
在我和詩之間，隔著千山萬水

我聽見你在召喚，隔著千山萬水  
你如此清澈、深沉，像高處的光

你要我跟隨那節奏  
在我和詩之間，就隔著一層紙

2015.1.28 廣州

大海啊，大海，何必呢  
您早該知道，  
我航海之歌是沒有休止符的

#### 四、“人妖”(Lady-boy)之舞

飛舞七彩的霓裳  
你如痴如醉

苗條的身材，輕盈的舞姿  
不亞豆蔻年華的少女

無憂無慮的專注的眼神，掛著  
流自心田的一絲微笑

啊，這輕歌曼舞的舞臺  
那短之又短的瞬刻  
才是僅有的，完完全全  
屬於“她們”自我的真正人生！

2015年1月8日於泰國

## ■馬莉

### 時間，這優雅的劊子手

是哪隻手捧起光，照亮春天的臉  
門檻上，雨滴在落葉唇邊欲說還休  
多年來疼痛坐在時光裡咬我們心  
離去時微笑，不留一絲痕跡，不許我們走近  
不許傾聽，落葉捲起地面的寒冷  
你知道它要帶走什麼嗎  
倒影也紛紛站起，想找回歲月  
時間，這優雅的劊子手，不慷慨也不吝嗇  
我們用身體喂養它，無窮無盡  
人們來了又走，走了又來  
你看，房間的飛蛾和長腳蚊在燈前旋舞  
時間，這優雅的劊子手，在危險中行走，  
亮出利劍，砍倒一個個蒙面的黑夜  
留下一片寒光……你能摸到前生的面孔嗎

### 風在夜半改變了方向

我常常想像古代群島上的奴隸  
與岩石一樣體驗著疲勞和死亡  
大海退潮時眼裡滿含著哀傷  
今夜，鐘錶已經停擺，動靜逐漸瓦解  
水泥、石頭，老鼠們，開始交談或者說謊  
喘息之聲比影子微弱，更加模糊  
也更加清晰，如同枯果棄落於深秋  
隱藏在眼底深處，海水難過時  
會濺濕一個人的扣子。今夜  
風向南吹，繼續向南吹  
但在夜半改變了方向  
吹開了家門，吹跑了衣裳  
黑夜躺在床上蓋著被子做夢  
夢見我出生之前，大地無處躲藏

### 語詞在體內開花

聲音散落在地上，妖媚怒放  
我的畫掛在最明亮的地方  
我把手放在畫布上，把你嵌進光芒裡

## ■楊子軍

### 看不見風景的 房子

剝落的天棚  
斑駁的牆壁  
堵塞的水管  
塌陷的床板  
依然可以安眠  
因為過多擦拭而模糊的玻璃窗  
偶爾有陽光照進

還有鏽蝕的吉他  
蒙塵的相冊  
發霉的手稿  
就要過期的食物  
可以飲用的清水

三十年前的衣服依然合穿  
每天體面地出門  
即使遠遊  
也總要歸來  
因為風景在房子裡

2015年6月2日

房屋的體溫開始上升，花園裸露心臟  
傷害就是愛，一點點鹽、一點點糖  
最少就是最多，我的愛匍匐在陽台上  
穿上黑夜的衣裳，我的愛是穿牆大盜  
舌尖銳利，虛妄的征途遙遠又坦蕩  
我的愛不停止地歌唱並操縱著預言  
秘密地喝水，每天記下冒犯的思想  
我的愛是你的窺探，你眼角長出的皺紋  
永不懷疑，我需要這樣的營養  
語詞在體內開花，或者落荒而逃  
敞開窗就看一個行者加入騙子的行當

2015年寄自北京

## ■王妍丁

### 流浪的馬蹄

西塘外，流浪的馬蹄  
踏碎鳥鳴、落葉，一地秋風  
世界沒有改變，隨你去向哪裡  
煩惱，如影隨形

誰教我誦經持咒  
教我看清，道德  
相忘於江湖，不必一次次帶著  
沉重的面具  
謝幕

哭過，笑過  
素面朝天  
好一個雲淡風清  
我好了，原來這世界就沒有了病症

掏空自己，也就不必害怕失去  
每個人，都生而富有  
上帝是否說過，貪婪是罪  
可踐踏的脚步，從未有過停止

今夜，我為人類低下眼簾  
發露懺悔  
願所有的傷痛都來到我的身體痊癒  
面對眾生，讓我想到自己深愛的  
父母兄弟

請不要把過失，推給別人  
一朵繁花落盡，那顆心，何曾有  
過凋零  
我們失敗，痛苦，承受打擊  
人們總是急於指責，卻忘了我  
們自己也還沒有說，對不起

2015年寄自北京



## ■君兒

### 牆的另側

有時我想  
那些死去的人  
只是轉到了  
牆頭的另一邊  
弟弟 姐姐 父親  
婆婆 舅舅 姥爺  
姑父和從小認識過的鄉親  
他們轉過身去  
看到的不再是我們能見的  
聽到的不再是我們能聽的  
他們和生時一樣執拗  
既已動身  
就再不回頭  
星月滿天  
天地湛藍時  
或許隔牆能聽到  
輕輕 輕輕的  
叩擊之聲  
那是他們小聲地談起  
傷痛的前生

### 悲傷與遺忘

我的孩子  
惟願憂郁沒有傳染給你  
惟願你健康茁壯  
對生活保持適度的敏感  
當你叫我假媽媽  
說這一個與過去的發生了改變  
我的心一下子悲傷無比  
可是我已沒有力量克服冷淡  
克服身內與身外的麻木  
孩子 惟願你堅強  
用歡樂打擊這破敗的世界  
然後一點一點  
一點一點  
把我遺忘

2015年寄自天津

## ■陳慧雯

### 批駁詩——獻給曾經愛過的人

要是，河流在施恩之後隱跡  
不否認，這麼多年來  
英特網在無休止流淌  
舊日的脈網何其顯著  
一切或將重演，猶如樂場  
排斥不了的弦外之音，我在逐步潰退。

擠兌潮湧至，所有未定的都將定稿  
被拘禁的人最後都不獲赦罪  
不論沿襲何種說法，批駁亦是枉然。  
都說，古墳將轉動  
地道裏的浮雕積聚了塵膩，  
還有那些壁畫，連帶漸次壓近的緊迫感。

世代即將失陷，且讓重音  
落在倒數的第二個音節之上  
——這樣，算不算，弧形的夭亡  
如一張弓，它繃緊的曲線最終直線化  
不宜睥睨酒色，不宜浮躁  
春天早已睡去。

每日觀察灌叢的高度  
必然地軋碎熟果  
如果花冠收攏愈緊，縮影凝聚愈強  
你，似乎說對了  
——浩劫今已展開，儘管  
經幡依然旋飛曼舞。

詩蓄藏了輪迴的秘密  
於是不同類的論調  
在光天化日之下交歡  
並將卯子整齊地排列在詩的尺度上  
總是這般，循環往世，那兒  
可轉動滑鼠當作指南針。

## ■雅捷

### 一個人的舊金山

多年前，一個背著畫板的背影  
隱入你的蒼郁之林，恍惚間他  
轉身走來  
邊走邊唱那首著名的花朵之歌  
夾帶絲弦的鄉音

### 時間之箭

在疼的彎弓裡成型  
在傷的靶子上現身  
來不及看你嗖嗖的飛影  
便換了江山換了人

### 廣場孤燈

——枕石簌流攝影同題詩

大地空曠安靜  
樓群被樹樓著入夢  
只有你舉著不滅的火把  
等待一盞盞行走的燈

2015年寄自湖南常德

擄獲的罪人——你  
是我的眼目，是我與外界的紐帶  
勸誡，繼而復信  
可悲，我的社會已經垮臺  
樞紐或將失血  
一切不再暢通無礙……

2015年寄自香港

## ■木子紅

### 經 過

天還沒亮 花還沒謝  
我獻出自己的啟程  
沿著因花開而暖和的鐵軌  
身前身後都是漫長

經過你的城市  
經過春天 經過你  
我將目光投向窗外又收回  
列車在站台上短促地停留  
我很奇怪 它如何知道我的心跡

看見春光 隔著車窗玻璃  
投向我一動也不動的臉  
我記得這個凝固的正午

我心裡默默地計數  
一次 兩次 三次  
我的經過總是多過抵達  
不，不是所有的抵達都是歸宿  
對於你的城市 我所有的抵達  
無非是另一種經過

當你打開 閱讀  
這首詩驚訝地從你眼前經過

### 錯位秀

目所能及的此刻 綠肥紅壯  
錯位秀大行其道  
塵事中的塵事 加劇我紙上的問號

謊言搭建獲得真愛的獨木橋  
沉默之聲  
再真切也培養不出第二個聽眾  
他和他 三十六種悲喜  
七十二回擦肩

城市高樓的騎縫 青菜喧囂  
試圖堅守的農田 節節敗退

## ■孫艷

### 從明天開始

從明天開始  
我將坐在細細的陽光中  
細數一根根發絲  
垂掛著幾許的快樂

從明天開始  
我希望回到剛出生時的嬰孩  
用純淨的雙眸  
讀懂一條河永不停息腳步

從明天開始  
我不再用沉默和花草對話  
讓一滴露珠的晶瑩  
撫慰我多情而傷感的心靈

2015年寄自新疆

牛奶潔白地蒙上面紗  
令人疑慮叢生

病人每天邁步 順著川流不息的汗液  
渡向健康的彼岸  
個別健將與罌粟花難分難解  
不歸路歸於足尖  
清明時節 子孫開始對祖先盡孝

害群之馬往高處揚蹄 不顧最後底線  
專家專說假話 乾爹毫不乾巴  
稿費囊中羞澀 出場費眾生嘩然

看 錯位秀日復一日  
在不該堅守的時候堅守  
始終無法與我的雙眼告別  
我只好帶著沉默的此刻 前往身後

那裡 作家伸出一隻手 讓字與畫齊飛  
科學家手捧彗星 左邊青花 右邊小雪  
那裡 沒有眼睛不懂消化的錯愕  
那裡 我是觀眾 更是演員

2015年寄自惠州

## ■游若昕

### 身 份

那天我和媽媽去郵局領稿費  
阿姨要我身份證  
我沒有身份證  
我回來自己做了一張身份證  
對爸爸媽媽來說，我的身份是孩子  
對爺爺奶奶來說，我的身份是孫女  
對老師來說，我的身份是學生  
對葉文迪來說，我的身份是同學  
對滑板車來說，我的身份是乘客  
對床鋪來說，我的身份是客人  
對天空來說，我的身份是小鳥  
還是風箏呢  
對我來說，我的身份是什麼呢  
是我嗎

### 樹

我們家樓下  
有兩棵樹  
一棵是去年  
我從桃花島帶回來種的  
已經長大  
還有一棵是去年  
的夢中種的  
也長大了

2015年寄自寧德

你靠著我  
我依著你  
什麼都不說  
不用說什麼  
看月亮  
望星星  
微風吹  
似互撫  
夜雙影  
凝固愛

■關淑媚  
默

2015年9月4日中午紐約家中

## ■王性初

### 心的獨白

#### 圍 棋

只有黑白兩色  
若是每戰必和  
天下沒有黑白

#### 美國星條旗

旗幟上的星星  
是一顆顆  
被子彈射中的頭顱

#### 二 胡

兩根傳奇  
拉成悠長悠長的小巷  
阿炳的咳嗽  
迴響 弦絕

#### 夢

異國他鄉夢的天空  
閃爍的全是  
故土家園的星星

#### 華埠媽祖廟

中國城的木魚  
敲出聲聲  
是熟悉的老家方言

#### 圖書館

走進一座座喜怒哀樂的太平間  
陳列著各國文字的屍體  
有的不朽有的腐爛

## ■于中

### 蠟 燭

燃燒那股暖流  
點滴都在  
心頭

8/27/15 寫於休士頓

#### 臨 別

腳步量過了愛的旅途  
省略了話聲省略了離別  
夜在沉默中沸騰  
心在沉默中相知

#### 愚 公

子孫後代費盡心血  
移走了兩座大山  
發現面前添了兩座大山  
愚昧和無知

#### 寫給患蒙古症的女孩

你永遠掛著長不大的笑容  
我卻一下子步入生命的冬天  
你的心是一片蒙古草原  
讓我牽著你走過青青

#### 沒有陽光的日子

每一天都是日落日出  
每一天都是陽光燦爛  
自從離別了母親  
我的天空總是黯然

2015年寄自舊金山

## ■樊德林

我越來越篤信  
夜深人靜的時候  
與整個世界  
平行的自己  
就是一首  
最簡單的  
最完美的詩

樂隊鼓吐的表情  
有著生動的色澤  
與之相呼應的是  
逝者面無表情的臉  
這臉啊——  
曾經那麼生動過

整個下午  
工人們一直在外面砌牆  
先是蓋住腳踝  
接著沒過膝蓋  
再接著遮蔽頭頂  
太陽落山的時候  
牆頭只剩幾隻晃動的手  
怎麼看  
都像在繳械投降

2015年寄自河南

簡  
單

哀  
樂

砌  
牆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方明 \$100 支持  
非馬 \$100

## ■雷默

### 夾竹桃

爆竹炸響的時候  
夾竹桃還在夢裡  
而今夾竹桃爆竹一樣盛開  
誰也找不到它的屍骨

### 胎記

每個人都有一塊胎記  
不在肚皮上，也不在屁股上  
它在我們的喉嚨裡  
名叫鄉音

### 夢

昨晚，我夢見一個人  
他在五年前去世  
他站在我面前  
一如三十年前遇見

### 羊

我們愛草原上的羊勝過豬圈裡的豬  
我們愛餐桌上的羊勝過餐桌上的豬  
精神的羊啊，物質的羊  
作為文字的另一隻羊，我可以撫摸你麼

### 傷疤

達摩洞前，看見幕府山巨大的傷疤  
那是三十年前，白雲石礦偉大的傑作  
如今誰給它貼上了水泥膏藥  
讓我想起，她的雪白肚皮上的刀痕

## ■魏鵬展

### 領帶

繫一條最習慣的領帶  
平滑的地方留一點  
堅韌的鬚根  
避開無力的痛  
提起龍躉  
高的位置看不到自我  
我何必一再堅持  
疲乏的時候  
勃起

2015年10月24日深夜

### 我要設法修理 壞了的手機

把一粒壞了的零件  
抽出 包裹  
放在最顯眼的地方氧化  
偶爾散發難忘的味道  
臉書貼文深挖  
尋覓  
在無底深淵中  
遺失了生鏽的零件  
輕吻過了期的雙脣  
感受不到熟悉的溫度

2015年9月21日深夜

### 詩

詩在漆黑的夜裡  
它是流星或彗星  
只有河流捕捉了它的微光  
我們大多在夢中

2015年寄自南京

## ■林啟

### 告別

無人送行  
清晨告別  
屋旁的大樹  
滿樹的綠意  
繁枝中的鳥叫  
黃土上的落葉  
樹根旁小草  
不會挪移  
也無話語

從遠處再看一眼  
熟悉的窗戶  
我曾從裡面  
無數次眺望遠處

### 圓月

圓月照我  
孤單身影  
同照故鄉  
空蕩居所

### 鞦韆

少時在鄉  
春日裡遠望  
搖擺鞦韆上  
身影纖細

老來返鄉  
秋陽下遠望  
晃動鞦韆上  
身影如昔

2015年寄自多倫多

## ■ 達文

### 致流螢

你的生肖是風  
沒有一片雲  
類似你的形狀

只有時鐘重複著圓  
如同無調的歌  
以及潮汐

### 踩到一隻小蟲

在浴室裡  
踩到一隻小蟲

幾乎無聲的破碎  
需要整個赤裸的寂靜  
掩埋它

### 旱 花

曾經的貴族的香  
夏天後蛻沒的蟬  
乾枯總是從遺忘開始

你的輪迴浸透葉片  
人蛾扁平的船  
駛過午夜  
浮起微暖的螢火

### 月 色

樹叢之外 光芒之下  
山野沒有邊界

晚秋  
是一張被雲團簇擁著的水銀的臉

## ■ 何建生

### 紙飛機

童年的飛機都是紙做的  
輕、小、巧  
一手就能掌握沒什麼不好  
飛的低點也沒什麼不好  
關鍵是看著它在屋檐下  
打著旋繞圈飛行  
我們就會快樂不已  
那麼簡單易得的快樂  
只需一張薄薄的紙  
而如今長大後  
一張紙能承載的  
有時候真的重於  
那方遨遊於藍天白雲間的  
亮銀色金屬物

2015年寄自深圳

四周的寂靜 以及我的影子 此刻  
像視線一樣 已經是無限的

### 視 線

長廊的盡頭  
是公園  
公園的盡頭  
是上山的路  
幾棵松柏  
圍著懸崖

往下看  
假裝了解人間  
往上看  
如果逆光  
只能閉上眼了

## ■ 徐山

### 色彩大師

合上眼睛  
面對熱烈的太陽  
旋轉出由黑至白的無窮變化

### 戰 場

千萬次地吶喊我來了  
千萬次地詛咒快結束吧  
檯燈死寂書桌狼藉

### 自由不流行什麼

短髮長髮卷髮假髮無髮  
骰子滾出自然和刻意  
或者乾脆放棄滾動

### 謝謝遺棄

庇護的大傘推出一個黑影  
獨立在閃電劈斷的空野  
石塊樹枝花草搭起自己的新窩

### 尋訪田園詩人

田園主人說平淡無奇無詩人  
不知所云地迷失在狼嚎的野舍  
悲愴的門牌手跡似曾相識

### 言不可食

我答應迷津中噴吐悵惘的河水  
我答應沉默中背誦錐刺的血書  
我答應恍悟中吟哦足月的嬰兒

2015年寄自蘇州

## ■季陽

### 遙遠的瞬間

我點燃了時空你們無法推卸  
天演天文人變人心光行光年  
生命讓悲劇反復超越極限  
愛情卻繼續分裂靈魂的碎片

### 關於人類的第七種解說辭

始終為寄生者，人類呵  
誰也不能活著離開  
活成了妖魔鬼怪，生命  
又以死亡將靈魂曲

### 東風吹雨

河水猛漲，如何讓這條魚上岸  
任她右眼的月輪吻醒左眼的太陽  
在銀河的彼岸，公開生命的答案  
覺醒的魚在所有的愛中閃著淚光

### 遇故人

比海的岸稍靜比黃昏的星微明  
故人的笑容有一劫劫花開的聲音  
拈在你手中的這一朵待謝的時空  
身在其中的海眾不知我即將來臨

### 七月之歌

七月，請不要再談論愛情  
只談火的夢，銀河干涸時分  
彩虹彎曲的那一方飛鳥的蒼穹  
我們若不相逢，天地終是陷阱

## ■彭國全

### 漆黑的夜

伸手不見五指  
眼睛只看見思維  
摸著 摸著前行

### 光源

遠處的燈光與星光  
無異  
是源自血緣相同吧

荒野狼睛閃著的兩點寒光  
啊，太恐怖了  
也同血緣嗎

### 墳

生命留下了  
凝固的思念  
再也伸展不到未來

2015年寄自紐約

### 常有此夢卻成詩

願所有的人都比自己更光明  
人人心如虛空有香光的笑容  
人人都是真人，相見如鑒明鏡  
靈魂在所有人的生命中播種完整

### 想一個人

歡喜，一個人的起源  
孤獨，一個人的大千  
一個人，笑納了滄海  
靜候天地同歸的莊嚴

2015年寄自澳洲

## ■遠紅日

### 靈魂的王國

我騎白馬而來  
我帶來月亮的寶石  
我帶來太陽的詞語  
只是為了告訴你  
你的體內 那靈魂的王國

有自己的月亮 太陽

### 靈魂之歌

靈魂不需要人間的光采

靈魂之光讓石頭勝過黃金  
靈魂住在時光的河岸之上  
靈魂讓苦難甜蜜  
靈魂讓寂寞如智慧之海  
靈魂讓你不知孤獨而永在天堂

### 鳳凰之翼

在世界的幻影之牆鑿一扇窗口  
讓天堂的芬芳之雨沐浴靈魂  
當你聽到那裊裊的天使之歌  
你會看到大地金色透明的肌膚  
你的雙眸閃爍如星辰  
昨日之日如雲煙遠去  
一枚金杖在你的手中

讓山河如畫讓天宇如玉  
祥雲簇擁諸神的金車

那一聲龍吟讓你涅槃  
展開了巨大的鳳凰之翼

2015年寄自山東

## ■王貽高

### 胎記

裸露根鬚  
是陡峭坡地的  
胎記  
提醒我，小心攀登

### 塵埃

棲息在葉上的  
塵埃  
風一搖  
連同昨夜的露珠一起滾了下來

### 影子

在古老的月色裡  
凜秋中  
瞥見自己影子  
在一首律絕平仄間踱步

### 小販

破曉  
小販以他的大嗓門兒  
五味雜陳  
沿街吞噬

### 重生

颶風  
推倒的一株老樹  
堅持以游絲般氣息  
報喜

2015.8.31

## ■李布

### 微詩九首

#### 剪輯

我們挽著荊筐，在林中撿柴  
隔著冬日，一條寂寥的馬路  
楊樹高大，裸露空虛的鳥巢

#### 歸去來

秋日。枯草用盡  
一枚孤單的蟲鳴  
嗅秋色般的睡意

#### 在林中

綠（河面般的）虛化中  
困意：陽光的波點，閃現  
葉——落，抱緊木頭的溫暖

#### 雨夜

她是閃電，我是雷鳴  
中間隔著，一場大雨

#### 採樣

帶上門：深夜，原木年輪的聲音  
聽到外面，瓦爾登湖：波光粼粼

#### 傍晚

路燈照亮槐花樹冠的細節  
思路清晰，發現一個空間  
瞬間，你寄存了一些東西

#### 寫詩

雪羊下到一面垂直的懸崖  
舔食鹽堊與礦物質，一個嵌入  
而突出的形象，被你巧取豪奪

## ■藍翔

### 樹瘦無鳥

秋風吹落  
披身黃衫  
露出嶙峋的瘦骨

鳥兒離棄  
到別處築巢  
只有月光憐孤影

### 秋鳥

枯枝上你獨自佇立  
俯瞰在地的一切景物  
微風輕拂  
稻穀如浪波動  
黃葉片片飄落  
你在左顧右盼，尋找你的同伴  
只有遠處的山與你無語相對  
幾聲輕輕的低鳴，像是在傾訴  
你的哀愁  
稻穗熟了，葉子落了  
只剩下孤零零的你佇立枝頭

### 花期

電話裡，母親說：院裡的  
桂花開了，快回家吧

### 下意識

大薊 小薊  
小喬 大喬

2015年寄自山東

## ■毛翰

### 十二生肖圖

#### 鼠

百獸之王是誰  
竟是兩腳人類  
挑戰人類的淫威  
只有咱無名鼠輩

#### 牛

反芻著報章上的讚美之辭  
苦笑一聲  
不知這身鞭痕累累的皮  
以後又被人家剝去  
作什麼鼓  
吹

#### 虎

虎皮挑上了旗杆  
群山死一般靜默  
世界受用著餘威  
亡靈在何方漂泊

#### 兔

沒尾巴的人類  
憑什麼羞辱我們  
說兔子尾巴  
長不了

#### 龍

與虎有一鬥  
與鳳有一腿  
有時像神靈  
有時像魔鬼

#### 蛇

毒牙長出之後  
漸漸學會了纏綿

#### 馬

與虎結伴很輕鬆  
與牛結伴很沉重  
與屁結伴就成了精

#### 羊

當心披著羊皮的狼啊  
披著羊皮的人  
常常這樣語重心長地  
教導我們

#### 猴

窺見了人間的種種黑幕  
便斷然停下  
進化的腳步

#### 雞

每一個引吭高歌的雞公背後  
都有一個自鳴得意的  
雞婆

#### 狗

可恨時叫你狗  
可愛時叫你狗狗  
就看你的表現  
就看我的感受

#### 豬

誰是豬  
貪財貪色嗜殺嗜賭……  
一戒都不戒的人類呀  
你們才是豬

## ■潮聲

### 該是夢醒時分嗎？

長夜漫漫 讓我孤單的熬  
等待著一片明朗的曙光  
歡呼著 喚醒妳心中的茫然  
醞釀把時光剪成亮麗的美  
貼在妳優雅而開朗的容顏

繼續彼此單純的凝望  
是否還記起我們喜愛的詩詞？  
或是動心起念的沉思中  
也輕忽了太多生命的嘆息  
然而歲月依舊糾纏著深沉的記憶

世情起伏跌宕 匆匆的都是過客  
心靈中的羅盤是否停擺？  
時繁時疏感應極強灼焦點  
或是特別專注 特別凝重  
天涯咫尺 畫出對妳思念的色彩

2015.10.12 稿於三藩市

## ■駱冰

### 陸地上的魚

城市的燈光淹沒了我的眼睛  
孤獨的車輛穿過街口的陰影

陸地上的魚  
看著天上藍色的海  
那片寧靜的  
月光之水洗過的夜空

2015年寄自山東

2015年寄自泉州



■陳葆珍  
落葉

深秋的園子  
一片冷清  
只聽得  
那行刑的秋官  
揮動屠刀的唬唬聲  
脆弱的生命  
應聲而落  
窸窣窸窣在哀鳴  
往昔半空的綠海  
一片枯黃一片血紅  
在將落而未落之時  
相互傾訴心聲  
不願隨風飄萬里  
而要團聚在母樹腳下  
為生她養她的母體  
提供養料  
一起孕育  
來春的新生命

2015年10月25日

■夏子  
駭

我遇見我的舊愛  
在黑夜睜開的眼睛  
天頂月娘打起綠晃晃的旗語  
漫天的誓言  
張著補釘

盲味無法自我進化  
我等待，遠方的豁口  
擺渡來一片銀白的光  
像等待當初牢牢紮進這泥土的  
我匍匐斷裂的根，抽一芽青

可自打從齒縫掙脫的白鴿們  
辜負了那聲吶喊  
藍色失語症  
是致命的主因

■溫曉云

歲月

在真實的笑裡哭  
在夢境的哭中笑

打磨 沉澱  
劇終的帷幕  
亮相 完美

演繹

結痂的心事挽成死結  
連同你的影子  
風乾  
而後 封印  
逃離失火天堂  
我改行修籬種菊

俘虜

當折磨變成幸福  
當守候變成奉獻  
霸道的品味  
翩翩飛翔  
恭喜女人  
妳已被愛情俘虜

■依雯  
連夜雨

整箇星期  
人約黃昏後差不多失約  
夕陽約好淚美人  
纏綿悱惻  
連夜細雨霏霏  
入睡時屋頂上刺耳的交響樂  
雷電閃爍  
慌惶失色  
不時望向窗外  
街道已成澤國

■楊玲

傳說

月亮  
一天天瘦了  
我向她要減肥藥

月亮說  
她只是一個不老的傳說

雨季過去了

久違的太陽露臉了  
光芒掃盡烏雲

一直浸泡在雨季的心  
終於放晴了  
歌唱了

是你

你是春天  
被花草仰慕著

你是星光  
黑夜向你走來

是你牽引著我的思緒  
穿過夜色朝著黎明馳騁

汪洋恰似威尼斯  
再望樓下  
會不會匯成了魚塘  
一瞥又看到  
縮瑟屋簷下的老頭兒  
守候一鍋熱騰騰的什錦牛肉粥  
呆呆地  
口和唇顫抖  
一臉無奈  
一聲低嘆

## ■ 阡陌

### 綠玉一地

林間鳥聲吱鬧不休  
那得我好睡？  
風 在窗外的林間嬉戲  
我那得好睡？

晨風  
催著我掀起那 線簾  
門前一地綠玉  
是誰如此恣意  
搖擺 輕旋  
在我方酣的夢裡？

我遣一杯咖啡  
於小白屋下的木板  
端坐著  
凝視你的嫵媚  
是煙？是霧  
我在嫵媚之間  
冉冉如夢

獨享此刻  
白衣舞娘也輕旋而下  
我許她  
獨舞我肩上  
我許她  
輕吻我髮梢  
要問她  
是否也感染著她的美？

我很貪婪  
貪婪的呼吸著綠幽底的香  
風的香  
地的香  
花的香  
草的香  
咖啡杯底的香  
紅塵未染的香

起風了  
這一宿綠林雨聲

輕輕地牽著早晨的霧  
懸掛在  
清水木橋之間  
遠處  
那皎潔玉立薔薇  
從霧裡悄然逕至  
我一眼就想起  
清風若你

本該很靜謐  
那飄逸而來的幻覺  
喚醒了我  
絲絲的和許多老故事  
又銜接了

像是  
你踩著山崗的墨影  
我在迷霧中  
山腳下那條清澈的  
溪水  
你攬著我共掬一瓢  
孤冷的思憶

### 好想再見

那一日，才入夜的晚風  
吹入心間的是剛好的柔軟  
一份愛還枕在思念上  
好想再見你

很深 很深的思念  
好像一腳就被你踩著  
我願意一直寧靜 寂寞  
藏著時光琥珀中的每一次

墜身於詩意的花季  
想趁繁花還未開至荼蘼  
擷取春色一片  
再回到你的眼眸裡

有段時間 停駐在  
一種心痛的思念  
只是你瞳孔中的光  
說服了我  
還是不見吧

## ■ 蛋蛋

### 初戀

掠過萬水千山  
穿過春風秋雨  
青絲華髮一瞬間

初戀  
是一枚如影隨行的胎記

### 心的地圖

春天種下一顆月亮  
秋天收穫一個團圓

在心裡描繪一張地圖  
是否  
你就不會迷失愛的方向

### 暗夜的唇

炙熱紅唇  
翻過圍牆  
探索黑暗的夜

曇花不語  
趕在被太陽拷問前  
離開

自從決定了這樣  
一切迷亂無根而生  
可能是一陣風  
隨著淺草和蘆雪的氣味  
夢 又兀自美麗了起來

這夜 我  
垂釣著一地紛飛的落影  
怕終是留戀不去的思緒  
我們再見吧  
趁著月色如夢

## ■冬夢

### 詩人之骨

盤根的大樹  
我想起  
一根女性肌骨  
直抵五臟六腑的姿態

泥壤之豐富  
詩隨花葉  
蔓延成壯舉的森林  
百色鬥妍，千聲爭鳴  
傲然而立

啊，一根詩人的  
我稱為亮節風骨吧

### 榕樹下

一群濕著身子的秋鳥  
從榕樹啾啾飛過  
剛剛下完雨  
除了葉子仍濕  
除了那位  
榕樹下讀詩的白衣女子  
聞說是位多愁善感的詩人  
讀誰的詩  
也哭濕了

### 黃山迎客松

風歡歡喜喜帶我上山  
雲開開心心  
迎接我

秋天剛剛開始  
松卻以不耐煩的綠  
一頭栽進我的詩

## 蛋蛋，琴上詩上 盛放的康乃馨

——賞析蛋蛋小詩〈你是世界〉

◎冬夢

你是世界 / 蛋蛋

把呼吸屏住，化為  
一種力量，在你身後鼓舞  
把目光凝聚成  
跳躍的音符，隨你指尖舞動

之後  
音樂是你，你是世界

作為一位稱職的母親，作為一位成功的詩人，孰輕孰重？

蛋蛋（周丹鳳）是泰國小詩磨坊最年青的成員，原籍廣東汕頭，1997年移居泰國，婚後從商，三位孩子的母親。

翻讀美國《新大陸》詩刊2015年6月第148期蛋蛋的〈你是世界〉，全詩甚短，意象簡單、清晰，共六行。我從這短短六行詩中，看出作為母親的蛋蛋對女兒無微不至的關愛，詩的一開始已展現：把呼吸屏住／一種力量／在你身後鼓舞。

臺上女兒的表演從容不迫，反而台下母親的心情難掩緊張，會有幾多觀眾可以真正體會：把目光凝聚成／跳躍的音符／隨你指尖舞動。

蛋蛋將詩題定名為〈你是世界〉已經告訴讀者，包括我，她心愛的女兒正是她的世界。

所以文中前述的一位稱職的母親，一位成功的詩人，孰輕孰重這個問題，不必我贅說，反正大家都懂的。

告訴蛋蛋，在孩子的心中，你是一枝粉紅色、美麗的康乃馨，你永遠綻放在每個人的心中，青春不凋，也永遠盛放在孩子的琴上、自己的詩上。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唐宇佳

北大附中重慶實驗學校小學五年級國際1班

## 星星樹

昨晚，  
我做了一個  
好美好美的夢  
我把星星  
埋在了土裡

等我微笑著醒來  
我發現——  
星星，  
也長成了  
一棵樹

### ■甘若飴

北京市海澱區中關村南一街中關村二小  
五年級5班

## 假如我有一匹馬

假如我有一匹馬，  
我會騎著它  
在春天的草叢裡慢慢地走。  
繽紛的蝴蝶縈繞著輕盈的馬蹄  
幾隻螞蚱輕盈地跳開。  
微風揚起馬鬃，  
馬低頭靜靜地吃草。

假如我有一匹馬，  
我會牽著它  
在夏日的樹林裡漫步。  
聆聽清晨的鳥鳴，  
躲開晌午的驕陽。  
樹葉沙沙作響，  
樹林就是絕美的仙境。

假如我有一匹馬，  
我會和它一起  
在秋天的田野裡玩耍，  
夕陽下的麥田彷彿為大地披上了黃金盔甲。  
微風拂過金色的麥穗，  
在陣陣麥香的沁染中，  
我彷彿聽到了農民伯伯的歡呼聲。

假如我有一匹馬，  
我會騎著它  
在銀裝素裹的世界裡奔跑，  
我們不斷地將兩旁的風景甩在身後。  
馬兒踩出的腳印，  
在金色陽光的照耀下，  
彷彿是通向夢想的虹橋！

假如我有一匹馬……

### ■郭欣瑤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6B

## 麻雀

我輸了比賽，  
抬起頭看著天空，  
下雨了，  
彷彿天都在為我哭泣，  
突然，  
一隻麻雀飛到我頭上，  
唱著歌，  
安慰我，  
我明白了，  
比賽，  
不一定要勝出。

### ■黃雨成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5B

## 麻雀

一隻麻雀飛來，  
二隻麻雀飛來，  
所有麻雀都飛來，  
站在窗口看人們  
打麻雀。

### ■何子灝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6B

## 白鴿

有隻白鴿，  
在戰場飛過，

感到失望，  
卻無法改變。  
只好慢慢飛過，  
但願世界和平。

### ■莫子彥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 積木

我在市場裏買了  
時間  
我看見  
積木旁的我  
和抱著積木的  
媽媽

### ■劉彥彤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 假如我是風

假如我是風  
我會將所有人的不快  
吹掉  
假如我是風  
我會把農田的稻米  
吹熟  
假如我是風  
我會把我的幸福  
交給別人

### ■黃洛瑤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 麻雀

我看到麻雀  
避開了  
麻雀看到我  
也避開了  
我們倆漸漸分開  
可是  
不知是我怕他  
還是他怕我呢？

## ■ 蔡承熙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 搖 搖

我把歡樂弄丟了  
我連忙沿繩子  
滑下去  
慢慢把  
歡樂拉上來

## ■ 梁穎彤

香港九龍塘官立小學

### 玩 具

我在一個  
紙皮箱  
被一個人  
遺棄了  
我也有  
傷心  
的一刻

## ■ 何文蕊

甘肅省白銀市會寧縣北關小學三年級8班

### 一場雪

一場雪就像奶奶的白髮一樣  
鋪滿冬天的山村  
走在小道上  
厚厚的積雪擋住了去路

人們穿上了棉衣  
孩子開心的堆雪人  
燈光在屋裡閃爍  
雪花灑滿整個大地

一場雪  
讓我的內心變得溫暖

## ■ 非馬雙語詩 William Marr's Bilingual Poems

### 塵歸塵土歸土

——紀念美國女詩友格蘭娜·豪勒威

我看到一串溫馨的詩句  
從骨灰甕徐徐湧出  
映著初秋和煦的陽光  
紛紛投入  
渴求愛與營養的大地  
敞開的胸懷

雍容大方  
不慌不忙  
典型的南方仕女

\*最近去世的美國詩友格蘭娜·豪勒威 (Glenna Holloway) 為伊利諾州詩人協會創會會長，是一位職業藝術家，從事釉瓷、銀飾及寶石等工作。她來自美國南方，文雅矜持，是一位標準的南方仕女。我們去參加了在教堂為她舉行的追思會及簡單葬禮，把骨灰撒在教堂的花圃上。

### Dust To Dust

——In memory of Glenna Holloway

I see a strand of poetic gems  
coming out of the urn  
twinkle in the bright autumn sun  
before falling into the open arms  
of the earth  
that thirsts for love  
and nourishment

graceful and elegant  
unhurried  
a real lady from the South

### 血 月

原來月亮同我們一樣  
都是血肉之軀  
都來自母親

充滿痛苦與歡樂的  
子宮

但她得天獨厚  
每隔幾年便回到  
宇宙母親的肚子裡  
哇哇重生

血的洗禮  
讓她在億萬年之後  
仍明亮如初

\*今年中秋夜恰逢超級月蝕（所謂的血月。要看下一個血月得等到2033年）。半夜裡被從窗口射入的明亮月光叫醒，起來寫詩。

### Blood Moon

it turns out the moon is just like us  
flesh and blood  
all coming from Mother's womb  
full of pain  
and joy

what makes her different  
is that every few years  
she goes back to the womb  
of the Cosmic Mother  
to be born again

after the baptism of blood  
billions of years later  
she is as bright  
as new

\*This year's Mid-Autumn Festival and Supermoon Lunar Eclipse (Blood Moon) both occurred on the same day (September 27, 2015).

## 太平間 Morgue

他們躺落停當，雖然一切  
已遲。仍需等待某種方式，  
以調停彼此，乃需相互  
隱忍這兒的寒冷；

一切都顯得無休無止。  
衣袋中將掏出誰的名字  
即使嘴臉已經過落力的清洗，  
但嘴角那厭煩的情緒

卻長駐不去；面容清潔  
鬚鬚上蹺而尖挺  
就清潔工的標準算得上光鮮，

凝視的人也不應挑剔。  
眼蓋下的珠眸  
已轉眼看向內裡。

## 豹 巴黎植物園 Der Panther

它的視覺因長掃視鐵欄  
而困倦得什麼也再難看見  
在它，彷彿就是這千支鐵欄  
鐵欄的另邊沒有世界

柔軟而有力的步度  
重複地轉著極緊湊的圓圈  
就像繞著一個圓心的舞蹈  
中央一個巨大的意志被麻痺

只是有時它眸子的簾幕  
無聲地開啟——一幅景象進入  
穿過肌腱緊繃的的四肢  
進入心室而了無蹤跡。

## 羚羊 Die Gazelle Gazella Dorcas

真迷人，怎麼兩個字\*能  
達到那樣純粹韻律的和諧  
而且脈搏樣隨你的身體跳動？  
在你的額頭桂枝及弦琴升起。

你移動的身影便是  
一首走動的情歌，歌詞  
輕如玫瑰花瓣落在那人的眼上  
而他才剛放開書閣上眼。

緊張時彷彿每支腳都是槍  
槍膛中填滿了跳躍而未擊發  
而你的頸穩穩地承著頭，傾聽

就像是嬉水的少女  
驚聞林中有了異響而迴望  
水波在她的臉上反光。

\*兩個字當然不是指羚羊兩個中文字，  
而是指拉丁文 Gazella Dorcas 這兩個字。

## 天鵝 Der Schwan

終日孜孜營營沒完沒了  
我們的像被綑綁而掙扎的生活，  
一如天鵝笨拙而蹣跚的步調

而死亡——即是放棄一切  
一似他放棄這立身於其上的旱地  
他立意地投身入——：

水中，而水也欣然地承接他  
他乃似滿足地划去  
一波復一波在他後方展開；  
他無盡的堅定而自信  
堂皇而又嫵熟地  
鎮定而又謙恭地游去。

時辰，你怎麼那樣快速地飛離我  
你翅翼的拍擊打傷了我，  
今後我將以我嘴述說什麼？  
以我的日，我的夜？

我沒有親人，沒有家  
沒有居處以資我容身。  
我曾對一切虛擲我自己，  
它們都變得富裕，乃能浪費我不已。

## 女人的命運

Ein Frauen-Schicksal

正如同帝王出狩時  
隨手拿起一個杯子飲水  
而後那杯子的主人  
便從此珍藏那隻寶杯

命運也有時嘴乾  
乃舉起一女子就唇而飲  
而後那女子的小命  
也變得嬌貴易碎而被鎖禁

在那薄弱的玻璃櫥內  
那儲放一切珍藏的  
(一切只要算得上的)

她站著彷彿是出租來的  
變得衰老而盲殘  
既不珍貴亦不超然。

## 半盲 Die Erblindende

她像大家一樣坐在桌前。  
舉杯時我方覺出  
她與別人略有不同。  
她微笑了一下，看來教人心痛

最後大家談著起立  
慢慢地好似不經意地

散入幾個房間且笑語不絕  
我注意到她遠遠地落後於眾人

入神地一似將在  
一堆聽眾前獻唱  
她的眼中煥著喜悅  
彷彿池水樣光耀

她極其緩慢地跟隨  
一似路上有了障礙  
就像一待她超越之後  
她將不是行走而是飛躍。

## 藍色繡球花

Blaue Hortensie

一無光澤的葉子乾而粗糙。  
如調色板上殘留的綠彩  
傘狀花下的啞藍，  
也僅只是反映了天的本色。

它們雖然也不想保有，但仍然  
鏡子樣反照出消竭及淚痕；  
就像是陳年的藍信箋一樣  
已染成了黃、紫及灰色；

褪色一似洗舊了的嬰兒圍兜  
不再用了，也不再變什麼了。  
令人想起一生之短暫。

霎時之間那藍好似又甦生了，  
在一朵花傘之下，可見  
綠叢中可憐的藍色欣然。

## 夏雨之前

Vor Den Sommerregen

霎時間園中的眾綠之中，  
說不出是什麼，總之有什麼不見了；  
有什麼來窗前，  
雖無聲無形，卻又急又猛。

林中的鳥聲提示——

令人想起了西羅尼摩司\*  
緊張、靜寂而熱忱  
聲音起了，即時大雨傾盆。

此時室內的牆壁及掛像  
變得濛濛，彷彿瞬間被移走，  
令其不得聽取我們的交談。

而褪色的繡圍垂下  
午後的曖昧之光  
使人畏懼一似兒童。

\*Hieronymus 德國神父 (330-420) 曾  
譯聖經。性好強、愛鬥。

## 最後的黃昏

Letzter Abend

晚上遠處的隆隆聲  
起自公園邊列車的過兵。  
他自大鍵琴上抬起頭來  
向她觀望，手卻依然未停。

他幾乎像是看進一面鏡；  
鏡中呈現出他年青的身影，  
並知悉他心頭的悲戚，  
正隨了他優美而引人的音符傳遞。

而突兀之間視野開始模糊，  
窗櫺內的她幾乎不能抑制  
她心跳的疾厲。

他停了彈奏，外面的涼意流入  
而奇異地鏡檯上可見  
黑色的軍帽和白色的骷髏。

## 一九〇六年自畫像

Selbstbildnis Aus Dem Jahre 1906

那高雅世代的  
堅決建於眉頭。  
視瞥中童年的恐懼及憂鬱依舊  
而隨時可見的同情絕非奴顏婢膝  
只是對於異性及下屬親近而已

作為嘴的嘴大而清晰  
不是用來說服人，只作無私的佐證  
前額看不到一絲狡詐  
隱於他垂視的眼神之下。

而這只是一個整體的感覺；  
從沒有煩惱或者成就  
集合攏來鎖進他最後的面容。  
然而卻彷彿是散置於各處的零件  
正從事一嚴肅而真實的企劃。

## 妓女

Die Kurtisane

威尼斯的陽光將我的髮  
煉成金黃，那是一眾煉丹師  
終世的夢想。我彎彎的秀眉  
就是拱橋，跨在

我那眼的危水之上，  
那危水暗通運河，  
灰黑亦隨那奔騰大海  
的潮汐而升降。而

初見我的人，必愛慕我的狗  
艷羨它不時會受到我親手撫弄  
那手帶滿了珠寶

也從未動過真情，受過傷損  
而世家子弟常在我那  
毒似蛇蝎的嘴上送命。

## 菩薩之二

Buddha

驚懼的香客自老遠便覺出  
閃閃的金光自他下滴，  
彷彿全國的懺悔的私密  
都在他那兒堆積。

到臨近時又都茫然  
因那崇高的眉彎：  
不像是他們的碗盞  
也不是他們女人的耳環。

那末是否有人知道  
是什麼融化而鑄成  
這花瓶上的形象。

那豐盈溫馨的淡黃  
勝過一切的金光，且同時  
緊密地毗連自己同四方。

## 羅馬噴泉 波哈斯園\* Römische Fontäne, Borghese

兩個盆。上下重疊  
在一個古老的大理石池裡面，  
上面的一盆水慢慢地溢  
流入下面一盆等待著的水裡，

不出聲回答它的輕聲細語，  
只是偷偷地彷彿以手捧接，  
給暗綠色的天空看看  
像是什麼從不認得的奇怪事物；

在它自己那漂亮的碗中，  
和緩地一圈圈地展開毫不回顧。  
時而可見到如夢的一滴一滴地

跌落在多苔的雕塑上，  
在那仰望著天空的最後的  
鏡面之上，溫和地微笑著。

\*羅馬市中之花園。

## 西班牙舞女 Spanische Tänzerin

猶似手中的一根硫磺火柴，  
劃著時四向發射出白光  
火仍未燃起——在觀眾圍成的  
圓圈中，光亮、灼熱而興奮的  
她的圓舞開始煽出了焰火。

頃刻之間那火即熊熊然了。

她朝上一瞥點燃了自己的頭髮，

嫻熟而大膽的轉動。驀然間  
週身的衣裙升起了烈火，  
烈火中裸露的雙臂伸高，  
如被驚醒的毒蛇樣搖響。

而後彷彿這火裹得太緊，  
她將它們掃成一團擲出，  
高傲而又威嚴地望著它，  
望著它在地上滾動。

而烈焰依然，不肯熄滅——。  
她則自得地掛起  
微笑，勝利地仰望，  
用小而有力的足一腳踏熄。

## 古代阿波羅的軀幹 Archaischer Torso Apollos

我們從未得見他那傳說中的頭顱，  
也從未見過他那成熟如果般的眼珠。  
只看到他這光亮的軀幹，一似撚低了  
火焰的燈盞。要不然他那

胸膛的外形怎能如許地目眩你？  
那起自腰際的一撇彎似微笑的  
弧線如何終止於中央，  
於那子孫的繁殖處。

不然這塊自肩下殘缺的大理石  
便會顯得醜而短小  
也不閃亮如獸皮一樣光鮮

也不會週圍輪廓都光亮  
如星，無處不能  
照見你。你得脫胎改命。

## 瘋子們 Die Irren

他們不言不語，因為  
腦中的隔間牆垮了。  
要想攪懂他們  
幾個鐘頭也不一定行。

有時晚上他們來在窗前，  
霎時之間，一切如常：  
手摸著什麼有形的物件  
心也清明得可以禱告，  
安寧的雙眼觀照

不期然的。常常是扭曲的  
正方形的花園平靜地躺著，  
異域世界的反影  
無限地漲大，永不迷失。

## 一個老的巴黎 Eine Von Den Alten, Paris

通常是在夜晚（你懂嗎？）  
她突然靜立著點頭招呼，  
從她的便帽之下向你投出  
像是補綴出的強笑。

身邊總是無盡的大街上的  
樓房，她依樓誘客，  
帶著不知來處的瘡疥  
帶著小帽、圍巾以及閒步。

手在圍巾後面收著，  
偷偷地渴望著你：  
彷彿想把你的手  
包在一張揀來的廢紙裡。

## 晚餐 \*Abendmahl

永恆教人操心：什麼算得是強力  
什麼是瑣碎誰能分得清？  
從陰暗的店面前  
你能看清後廳他們進餐；

他們如何落座、傳遞碗碟  
姿態俐落而又莊重：  
以手式交換著信息，  
你完全不懂它們的意義。

同時他交談不止  
有時中斷了進食。



每個人的神情都顯然地  
現出各有各的關心處。

而在座之中不是總有一個  
把他雙親的殷勤  
棄回他們辛勞的歲月？  
（把他們賣得遠遠的太過。）

\*1907年10月4日里氏在給妻子的信  
中提到經過一間舊貨及舊書店門前，見  
到一家人晚餐很羨慕。也幻想他同妻子  
及女兒擁有一間這樣的店而共同進食。

## 黑貓 Schwarze Katze

投眼擊打鬼魂，  
有時猶能得到些許迴響。  
但在這漆黑的毛皮上  
最銳利的凝注也將悄然融失：

就如同一個瘋人  
狂怒地衝入黑房，  
撞上那牆上的軟墊  
便聲嘶力竭地倒下。

她像是收集並保藏那些  
向她投來的一切顧盼，  
然後以她傲然而別扭的心態  
不時地檢視並擁以入睡。  
而當她醒來並  
突然地轉面向你，  
在她琥珀色  
如縫的眼中，你不期然地  
遇到你曾向她投出的顧盼，  
嵌在那裡如一史前期的昆蟲。

## 海之歌 Lied Von Meer Cari, Piccola Marina

恆古的氣息，  
這向晚的海風；  
不為誰而吹送；  
如有人仍未入睡

他得作好  
經受你的打算；  
恆古的海的氣息，  
永世以來，  
吹打在曠古的岩岸，  
這來自遠方  
你這純粹的空間。

呵，月下高處  
一株茂盛的無花果樹  
身受了你。

## 鋼琴練習

Übung Am Klavier

夏日嗡嗡然，午後熱得人困倦。  
她不專心地圍著鮮淨的白衫  
一邊把對於現實的不耐  
彈進嚴謹的練習曲中。

那現實或者明天來，或者今晚——，  
或者已經來了，他們瞞著她；  
自那無所不見的長窗  
她忽然意識到那精緻的花園。

她停了手，凝注外面  
合上雙手：想要一本大書——  
她突兀地推開茉莉花，  
因那香氣教她心煩。

## 戀愛中的女子

Die Liebende

在我的窗下  
我輕柔地醒來。  
我想我將飛翥，  
去到我生命能抵達處。  
而我的黑夜將自何處開始？

我們相信週圍這一切  
仍皆屬於我；  
透明如水晶，  
深沉、黝黑而寧靜。

我的內中真寬大  
能容納眾星。  
且能欣然地，  
將他再度釋放。

他是我剛愛上的人，  
我們或將長廝守  
奇怪的是不曾想到  
我的命運正凝注我。

為何我會置身於  
這空曠的野外  
這滿溢芳香的草原  
無盡地往往返返。

呼喊而且恐懼，  
又怕有人懂得那叫聲，  
命定地一定得消亡  
於另一人的內中。

## 火鶴巴黎植物園

Die Flamingos

比鏡中映照的弗拉公納<sup>①</sup>  
更少幾分輕紅淡白的顏色，  
其輕淡一似某相識在你耳邊  
細訴他的艷事：“她躺著

溫軟而懶睡”。於綠色的  
草叢中以莖樣的肢體簇集而立，  
逼似埔上怒放的鮮花，  
自耽於絕美尤過於

弗蘭芸<sup>②</sup>之誘人，它們曲頸  
將蒼白的眼藏於暗黑及  
如果樣深紅的絨毛中

直到禽籠中響起一聲艷羨的呼叫  
乃驚起而欠伸，並各自  
邁步於沉想的世界中。

<sup>①</sup> Jean Hondré Fragonard, 1732-1806  
法國畫家。

<sup>②</sup> Phryne 希臘名妓，以美著稱。

# 法蒂哈詩選譯②

## 讓我們下雨吧

——給一個下雨因他而有意義的人

◎楊子軍 譯

衝走我之前

1  
(此詩只宜用阿拉伯數字!)

沉重的寂靜蔓延  
天空 因我們的雲  
而過度擁擠  
啟示從沉默的毛孔滲出  
夠了!

來吧  
讓我們下雨吧  
用我們的愧疚弄濕床單

2  
我對雨的熱情  
讓你恐懼

你總是渴望露水  
你從黎明遺忘的  
花蕾中汲取

一隻手掌抹去嘴角的痕跡  
另一隻手  
握著花刺

過於自信  
你把自己遮蔽  
在愛情之外

3  
從精神的空虛之所  
採一朵野玫瑰給我

在我的腳前  
將我踐踏

4  
你在我的襯衫下  
尋找兒時的氣息  
我在你的雙唇間  
尋找像我一樣的詩

你想讓我成為另一個人  
我需要一个  
讓我成為自己的男人

5  
枕頭靠在  
我們的痛苦苦楚上  
而床  
徒勞地堅持  
折疊著距離

我們各自  
懷抱一個秘密的旅程

6  
是你的靈魂還是  
我的影子  
在我的失眠之上  
入睡

抑或是不在場的證人  
在查證事實

7  
你啊  
在傷痛裡躲避  
那疤痕植根在我體內  
就像我  
屬於你的手掌

我是你滿足的部份

那麼你滿足一個  
用幻想達到極致的女人嗎  
馴化她們  
在家庭的門檻上

我的使命  
就是為你的沉默  
發明低語  
把我的手

放在吹奏處  
這樣我可能會找到你

8  
深遠的界線  
誘惑我  
除了我在你裡面的旅行  
就像我的血液一樣遙遠

和你擁擠在一起的  
是感覺  
那麼我要把你藏在哪裡  
不被慾望的眼睛看見

我又如何能保護你遠  
離我的飢渴  
當你流入我的杯子  
當月亮在你的腦海中旋轉  
來  
吧

來吧，讓我們回應  
鐘鼓的召喚  
扔掉披著面紗的言語

9  
音符  
從詩  
游蕩開去  
琴弦表示哀悼

我擔心  
死亡會窒息 我們  
之間未產生的一  
切

10  
只有大海  
值得我為之痛苦

我把所有清醒的時光  
給它  
在世界的淚水

11  
我讓自己站穩  
在淚珠間

因此詩達到圓滿

12  
當微風徐徐  
不要關門  
我們的內臟被熱度擠壓  
而月亮  
謝絕了我們的陪伴

另一個夜晚  
過去  
沒有處子的眼淚  
沒有哀鳴  
也沒有歡呼  
來吧 讓我們鳴唱  
當夜鶯  
被厭倦籠罩

13  
你高歌  
遠離我歡快的聲音  
眩暈  
控制了我

難道夜晚  
還不夠嗎  
就像山的歌  
和 雲角逐

來吧  
在最後的呼吸裡  
在親吻的項鍊上  
採集語言的貝殼

14  
浪費在  
無語的生命旁邊  
風撫慰著一封信

那是我  
為第二次生命拾起的

15  
我的喉嚨  
給深埋的呻吟堵塞  
  
我會對風兒敞開心扉嗎

還是跌落 在  
啞啞的傷疤  
隱藏之處

如何能把它  
連根拔起  
而 土地  
不會流血

在我的腳下

16  
你讓我賭搏掉  
我的部份  
去贏回自我

就像太陽  
在沉默中滔滔不絕  
我迷戀我的弱點  
不因為眼淚而羞恥

17  
擺脫  
所有屬於我的東西  
彷彿衣箱  
滾落

在一種喪失  
和 另一種之間

透過你的眼睛我看見自己  
那麼為什麼  
把我遠遠  
甩在後面

18  
我不在乎  
如果你保留你的水

只有火對我有意義

19  
在這裡  
我懸掛我的微笑  
在痛苦的衣夾上  
去赴想像的約會

因此  
口紅被發明出來

20  
我快步行走  
在一個身影後

專注  
我疼痛的腳

21  
我需要整個一生  
從我的童年  
恢復

你需要一個童年  
在我心中長大

我們需要死亡  
證明我們的愛

22  
疲憊的身體  
在你的歸來的重力下  
垮掉

它應該舞蹈  
還是祈禱

它又如何能  
忍受  
讓沉船燃燒的  
快樂

23  
要壓抑多少  
快樂  
才能不喪失

我對你的所屬

在這裡  
我從你恢復自己  
這樣才不會喪失  
抱怨的能力

24  
我保存出賣我的  
記憶

赤裸著  
衝向未知

為了考驗呻吟的華麗詞藻  
我去掉我半生  
第一行的  
一個字母

我徘徊  
走出我的極限  
尋找失落的童年  
自欺欺人  
失敗比離棄更好

我收集失去的部份  
在不存在中  
製作成木乃伊  
分類封存  
這樣我生命的幻境  
就能活下去

25  
在一起  
一切成為可能

甚至分離

26  
但是

我夢見  
俯瞰大海的窗子  
溫情的壁爐

你的手移開  
壓我在胸前的石頭

我夢見  
帶有你的汗水的雨  
比我的失眠更長的夜晚  
以及一尊花瓶

就像東方繪畫中的那樣

27  
我夢見  
攀登水的梯子  
朝向地平線

在那裡  
你的手牽著我  
帶著星光的溫暖

28  
保護我  
我的身體漸漸變得虛弱

我夜晚的雲  
喜歡睡眠  
在你胸前的草地上

保護我  
丟下問題的手柄  
大海厭倦了我潮汐的泛濫

保護我  
為了明天的遺贈  
昨天的喪失  
在等待你

29  
來吧  
讓我們下雨

渴望已經成熟  
在靈魂的容器裡

你是無與倫比的情人

伊莉莎白·畢謝普 (Elizabeth Bishop, 1911-1979) 是美國著名的女詩人，1911 年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伍斯特。畢謝普很小的時候父親便去世了，母親則進了瘋人院，她童年時和祖父母住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也曾與其它親戚住在麻省。畢謝普 1934 年畢業於瓦薩學院。她的一生很多時候都在旅行，曾在紐約、巴西、波士頓等地生活，曾任教於哈佛和紐約大學，1979 年去世。1949-1950 年畢謝普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詩顧問（相當於現在的桂冠詩人）。她憑詩集《北與南》（1946）和另一部詩集《一個寒冷的春天》合編為《詩集》（1955），獲得普利策獎。詩集《旅行的問題》（1965）獲國家圖書獎。另一部詩集《地理學Ⅲ》（1976）獲國家書評界獎。

以下詩作譯自伊莉莎白·畢謝普的《詩全集》（查托與溫德斯出版社，2004）*Complete Poems*, Chatto & Windus 2004。

## 夏洛特的紳士①

The Gentleman of Shalott

哪邊的眼睛是他的眼睛？  
哪邊的胳膊或腿放在  
鏡子邊上了？  
因為腿和腿和  
胳膊等等  
這樣佈置，  
一邊不會比  
另一邊更清楚，  
也不會有不同的顏色，  
也不會遇見個陌生人。  
按他的看法，  
這顯示了  
在我們所謂脊椎  
的線條某處  
有鏡子的映射。  
  
他謙遜地感覺到

他的人是  
半面照鏡，  
為什麼他要  
被加倍？  
這鏡子肯定延伸  
到了他的腰部，  
或者應該說到了邊緣。  
可是他不确定  
哪一邊在鏡子的  
裡面或外面。  
幾乎沒有出錯的餘地，  
可是也沒有證據。  
如果他的半邊腦袋被映射了，  
思考，他認為，可能會受影響。

可是對這樣簡潔的設計  
他聽之任之。  
如果鏡子滑動  
他會很尷尬——  
只有一條腿，等等。可是  
它不動的時候  
他可以走可以跑，  
而且他的手可以彼  
此緊握。他說他發覺  
那不確定性  
讓人快活。他喜愛  
那種不斷重新適應的感覺。  
他希望被人引述現在這樣說：  
“一半就夠了。”

①不少評論家認為這是對英國詩人丁尼生〈夏洛特的淑女〉一詩的戲仿。

## 海灣 (生日作)

The Bight (*On my birthday*)

像這樣低潮的時候，水真是清淺。  
白色，破裂的泥灰羅紋凸起，怒視，  
船隻乾燥，木樁乾的像火柴。  
吸收，而不是被吸收，  
海灣裡的水不打濕任何東西，

帶有氣體火焰的色彩，變得儘量低沉。  
你能聞到它變成氣體；如果你是  
波德萊爾，  
你或許能聽到它變成馬林巴琴音樂。  
赭色的小挖泥船在船塢盡頭的水域工作，  
已經奏起了生硬的，完全打在弱拍上的  
梆子。  
禽鳥特別大。塘鵝以不必要的猛烈  
直撞入這奇特的氣體，  
在我看來，就像鶴嘴錘，  
很少帶上來任何成果，  
然後以滑稽的推擠姿勢飛走。  
黑白相間的軍艦鳥乘著  
無形的氣流滑翔，  
尾翼張開，恰似曲面上的剪刀，  
或繃得像叉骨，直到它們顫抖起來。  
邇邇的海綿船不斷駛入，  
帶著獵犬追回獵物時的熱心神氣，  
豎滿了跳棒①般的魚叉和魚鉤，  
以絨線球般的海綿為裝飾。  
順著船塢有一道鍍鋅鐵絲網，  
上面晾著青灰色的鯊魚尾鰭，  
像小犁頭一樣閃閃發亮，  
準備供應給中餐行業。  
有些小白船仍然相互  
擠壓在一起，或側翻著，撞穿了，  
還沒有從最近的惡劣風暴中被搶救出來，  
要是還會有人去搶救它們的話，  
猶如撕開了，未回覆的信件。  
舊的應和②被亂扔在海灣各處。  
嗒，嗒。挖泥船響著，  
帶起一嘴滴落的泥灰。  
所有無條理的活動繼續，  
糟糕但快活。

①一種遊戲，將很多細棒放在一起，遊戲者每人每次揀起一根，不得觸動其它細棒。

②波德萊爾曾作〈應和〉(Correspondances)一詩，描述人與自然之間，各種感官之間的感應。

■珍妮特·羅德尼

無始無終①

但見一個黑黝黝的東西  
從春天的花萼裡冒出來  
開放，倒掛  
你必須跳起來  
觸摸

建築物拱頂上的  
這株花，  
這株  
有雪花膏  
純白質感的花，

低頭看  
聽到世界的  
呼號。

無 題

記住  
地球是一個身體  
如果你非常安靜  
把你的手  
放在山的肋骨上，  
你可以感覺到  
它在呼吸。

昆蟲之歌

想起無窮盡的死亡，  
衰弱男女和小孩的  
脆弱形體被吹散。

互動的力量  
一直在發生。

他或她擁有很多財物，  
但人人都受制於滅亡。  
昆蟲唧唧地叫個不停，  
聽，多複雜的昆蟲鳴叫聲。

“我們想活，有生命，”  
昆蟲在夜間振翅發聲。

青 魚

鉤子再次鉤住我的心，  
藍色血液變回紅色，  
青魚們又在奔游，  
帶著銀色的鱗片②，  
抒情的鏡鉞，  
破碎的尾巴③，  
我血管裡的藍色聲音，  
音樂在那裡奏成藍調④，  
鹽分從它們的鰓裡  
流進空氣。

①珍妮特·羅德尼認為世界萬物無始無終，這是這首詩標題的含義。她透露說，這首詩來自她的夢。她夢見了建築物拱頂有一株雪花蓮——開悟的象徵。最後三行是指觀音菩薩大慈大悲，關注眾生的疾苦。——見作者2014年3月5日發送給譯者的電子信。

②巧妙地玩弄字義。詩人說，這裡的scales既可以是魚鱗，又可以是音樂中的音階。——見作者2014年3月5日發送給譯者的電子信。

③巧妙地玩弄字音。詩人說，這裡的tales是故事或敘述，又可以諧音為tails，魚尾巴。出處同上。

④這裡也是詩人玩弄字義，blue既是藍色又可以是美國爵士樂藍調blues。

蘇門迦羅的母親  
說話了

我自由了！  
從廚房苦差事中解放出來了  
我不再在我的炊具之間弄得髒兮兮  
（我的鍋聞起來就像一條老水蛇）  
我已和我野蠻的丈夫分手了  
和他乏味的遮陽傘製作分手了  
我咬牙切齒地表達我的慾望和恨  
——噫！  
我坐在一棵樹根下，想：  
“哦，多快樂！就這樣！”  
我默想這是幸福。

我在菩提伽耶躬  
身下拜

我在菩提伽耶躬身下拜  
圍繞摩訶菩提廟俯伏在地  
跪著雙膝繞行  
一次俯伏抵上一千次！  
（比利時年輕女尼在大吉嶺  
看見我貪婪開悟時說）  
我只信奉一個宗教教師，她說  
經過十萬次這樣不同的跪拜  
然後回來  
我將給你指明宇宙的秘密

我恭恭敬敬地說：  
我敬請心愛的菩薩做我的庇護，  
達摩，僧伽  
放棄個人的歷史，想像，希望，恐懼  
父母，親戚，愛人，朋友  
世俗物件，雄心壯志，我奇思妙想的詩  
放棄一切狂妄尊大的計劃，拯救世界  
為無數的眾生俯伏……

## ■ 保羅·策蘭 Paul Celan

## 數數杏仁 (又名: 無題)

Zähle die Mandeln (auch Ohne Titel)

數數杏仁，  
數數那些讓你夜不成寐的苦杏仁，  
把我也數進去吧：

我尋覓著你的眼睛，那雙你睜開時卻  
無人理睬的眼睛，  
織紡著那根秘密的線，  
線上綴著你心思的露珠，  
露珠滑落進陶罐，  
陶罐裡藏隱著一句無人會意的箴言。

在那兒你才完全走進名字，你的名字。  
你邁著扎實的步履走向自己，  
鐘錘在你沉默的鐘樓裡自由舞擺，  
無聲的轟鳴撞你而去，  
死神也把你摟進臂彎，  
渾然一體你們仨漫行在黑夜。

把我變苦吧。  
把我數成杏仁吧。

重譯後記：

〈數數杏仁〉寫作於1952年，是詩人對母親的懷念和對黑暗往事的回憶。策蘭係德語猶太裔詩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父母相繼慘死在納粹集中營。而策蘭自己在友人的幫助下，歷經了千辛萬險之後，有幸死裡逃生，成為一名為數不多的倖存者。有一種解讀，詩中的“你”為詩人的母親，也就是說，詩人在跟他的母親“說話”。也就是說，詩中的“你”為逝者，亦即詩人已失去的母親。詩中的“我”請求詩中的“你”，把自己也變成“杏仁”。有資料說，策蘭的母親生前喜歡烤杏仁糕點。此外，杏仁亦為策蘭(Celan)希伯來語的涵義，也就是說，Celan=Mandel=杏仁，並且是十分典型的猶太姓氏之一。

至此，想必讀者已恍然大悟，詩人何以反覆地“數杏仁”，要求被“數成杏仁”。這是因為“杏仁”是策蘭的姓名，他“自己的”(!)姓名。眾所周知，在二戰時期的納粹集中營裡，猶太人是沒有姓名的，他們只有代號或曰囚號。此一關鍵詞出現在第3段，“在那兒你才完全走進名字，你的名字。”在哪兒？在“陶罐”裡——嗚呼哀哉！

陶罐(Krug)，有一種說法，此處暗喻骨灰甕。希特勒時代，數百萬猶太人慘遭屠殺，其屍體均由火葬場或焚屍爐火化，而猶太教，尤其是正統或保守的猶太教是十分反感和反對火葬的。還有一種可能，也與死亡和祭祀有關。在猶太人墓地，時常會看到鐫刻著罐或杯圖形的墓碑，表明祭司在為死者祈禱和送葬之前，已進行過潔淨或洗手禮。總而言之，均與死亡有關。

不太明白錢春綺和王家新先生何以將“das Erlauschte”譯作了“窺伺者”或“竊聽者”。這個詞無論如何都難以理解成人，而是“被聽到的”(聲音或話語)，且須悉心聽、側耳聽，方可聽得見。竊以為，這個“被聽見的”(聲音或話語)，從上下文來看，應自“沉默的鐘樓”而來，並且是無聲的，一如策蘭〈鑰匙〉中“房屋裡”“沉默飛舞的雪花”，你和我和旁人聽不見的，但詩人。那是子與母、母與子版本的“心有靈犀一點通”，那是被沉重壓抑得無法發出的心靈之轟鳴。為了這個詞兒的翻譯，我思索了兩天，暫且譯作“無聲的轟鳴”吧。

2015年9月20日重譯後記

## 附1：北島譯文

數數杏仁，  
數數，那苦的讓你醒著的，  
把我也數進去：  
我尋找你的眼睛，你睜開無人看你，  
我紡那秘密的線  
你在線上的沉思之露  
落進被不能打動人心的詞語  
守護的水罐中。  
你全部進入的名字才是你的，  
堅定地走向你自己，  
錘子在你沉默的鐘樓自由擺動，

無意中聽見的夠到你，  
死者也用雙臂摟住你，  
你們三人步入夜晚。  
讓我變苦。  
把我數進杏仁中。

## 附2：錢春綺譯文

數數扁桃，  
數數過去的苦和使你難忘的一切，  
把我數進去；  
當你睜開眼睛而無人看你時，我曾尋覓你的目光，  
我曾紡過那秘密的線，  
你的思索之露  
向壇子裡滴下去的線，  
那些壇子，有一句不能打動任何人的心的箴言護住它們。  
在那裡你才以你自己的名義走路，  
你邁著堅定的步子走向自己，  
在你沉默的鐘樓裡鐘舌自由擺動，  
窺伺者就向你撞來，  
死者也用手臂摟住你，  
你們三個就一起在暮色中行走。  
讓我感到苦吧。  
把我數進扁桃裡去。

## 附3：王家新與芮虎譯文

數數杏仁，  
數數這些曾經苦澀的並使你一直醒著的杏仁，  
把我也數進去：  
我曾尋找你的眼睛，當你睜開它，無人看你時，  
我紡過那些秘密的線。  
上面有你曾設想的露珠，  
它們滑落進罐子  
守護著，被那些無人領會的言詞。  
僅在那裡你完全擁有你的名字，  
並以切實的步子進入你自己，  
自由地揮動錘子，在你沉默的鐘匣裡，  
將竊聽者向你撞去，  
將死者的手臂圍繞著你  
於是你們三個漫步穿過了黃昏。  
使我變苦。  
把我數進杏仁。

# 三位一體架詩橋

◎劉強

——讀非馬漢英法詩選《芝加哥小夜曲》

著名旅美華文詩人非馬先生，新近由巴黎的索倫扎拉文化學院出版了漢英法詩選《芝加哥小夜曲》，精選 140 餘首短詩集成，開一部詩集三種文本於一體的先河，架起了漢英法詩三位一體的橋樑，溝通詩的世界性文化交流。

非馬詩創造，被稱為“現代詩壇的一個異數”。因為他本人是核工博士，言其詩具“核爆”威力則以“核子詩人”稱之。他用華文和英文兩種語言寫詩，已在海內外出版中英文詩集 23 種，散文集 3 種及譯著多種，主編現代詩選多種。中國作協曾在北京舉辦過非馬詩研討會。非馬近年並從事繪畫與雕塑，成績斐然。非馬的詩創造，為詩界提供了一條可供嘗試的途徑，創造了一種“非馬現象”。非馬詩集《芝加哥小夜曲》，漢、英文是他自己的，法譯者阿沙納斯·凡切夫·德·薩拉西，乃擁有 50 多部著作的法國著名詩人。

我這兒細讀文本，略略分析幾首，看看非馬漢詩的某些優點與長處。

非馬詩創造，一個突出的藝術特色——盡顯漢語詩的幽默品格，以及詩境之開闊遼遠。

第 1 首〈芝加哥小夜曲〉，寫得十分幽默而詼諧：

黃昏冷清的街頭／蠻荒地帶／／一輛門窗緊閉的汽車／在紅燈前緩停了下來／／突然／後視鏡裡／一個黑人的身影／龐然出現／／先生，買……／／受驚的白人司機／猛踩油門／疾衝過紅燈／如野兔逃命／／……買把花吧／今天是情人節

這首詩寫得很輕鬆，乃至很愜意，一輛小汽車在紅燈前停下，一個賣花黑人出現（是個小黑孩吧），情人節一種平常現象，卻把白人司機嚇得“疾衝過紅燈／如野兔逃命”。顯然，這個社會不正常，等級制度製造人與人之間的畏懼恐怖。美國種族隔閡似乎壁壘森嚴，車過

黑人區，竟被視為“蠻荒地帶”，見到賣花黑人，如同見到“魔鬼”一般，唯恐躲避不及，“闖紅燈”在所不辭，何其突兀！

應該欣賞，這首詩的美學趣味輕鬆恬然，讀者內心不會緊張，但表達的主題卻是多麼的沉重，引人深思。

非馬的詩美藝術，講究“重入輕出”，重大主題在藝術上輕巧表現，猶如“小橋流水”，這也是詠諸漢詩的長處，隨意性寓有莊嚴性。

問一問，物質文明一日千里，精神文明安在？

下面這首〈鳥籠〉詩，充分展示漢詩在意象營造上的無限超越。西方的詩，無論英、法詩都難於比擬：

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鳥／籠

〈鳥籠〉這首詩，創造一種“非實非虛，大實大虛”之境。這首詩的思維方式，同一般人相反，超越“物觀”，進入“虛觀”。一般人以為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當然是把自由還給鳥。這叫“以實觀物”，物我兩“實”，只見“實”，不見“虛”。非馬的觀物方式不同，在藝術構思上，對“實觀”實行“反逆”，取“虛觀”，所謂“把自由／還給／鳥／籠”，便是一種“虛觀”的超越。鳥籠關鳥，鳥籠本身也受到拘縛，失去自由。一般人的觀物方式，只見鳥被鳥籠關的不自由，不見鳥籠關鳥的不自由。這就是一種“物觀”，停留於小“實”。非馬大跳脫，跳脫“物觀”，升華而為“虛觀”，眼界大開闊。

非馬談這首詩的創作感受說：“其實，我只是想指出，每一樣東西都有好幾個面，我們不能老是站在我們習慣的位置看東西，有時候應該走到另一個地方去，從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來看，這樣我們會發現，世界上其實到處都充滿了新奇有趣的東西。山川河流，花草蟲

鳥，每樣東西都有它的美，都有它可愛的一面，即使是小小的一粒沙，我們都可以從它的身上看到生生不息的宇宙。”非馬說的“走到另一個地方去”，就是指的“我”在觀“物”時，不以“實”觀，而要進入“虛”的層次，以“虛”觀。

詩人非馬進入了一種高層次的自由之境：宇宙自由。這就是一種“非實非虛，大實大虛”之境。非馬說的從“物”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來看”，就是跳脫“物”的原來層面，觀“虛”。詩人如果能“以虛觀虛”，見“大實大虛”；那麼，他所創造的詩的意象，便會是“新奇有趣”、令人吃驚的“虛象”，“大虛”，出靈象。

在詩的意象營造上，西方詩包括法國比較早的象徵主義詩，都容易“露尾巴”，擔心讀者看不懂，詩人總要自己站出來說話，“證驗”一下。非馬的詩美藝術，讓詩的思想隱藏深邃，不露尾巴。且讀他的〈黑夜裡的勾當〉：

仰天長嘯／一匹／狼／／低頭時／嗅到了／籬笆裡／一枚／含毒的／肉餅／／便夾起  
尾巴／變成／一條／狗

詩以“不說出來”為方法，抵達“說不出來”的境界（錢鍾書）。非馬的詩是一種隱藏藝術。“黑夜裡的勾當”是一個“隱語”，是不敢明白說出來的那種“嗜慾”，比如貪污腐敗，都是“黑夜裡的勾當”。詩的題目就是隱藏的，“不說出來”。說出來的“狼”和“狗”，已成為意象，不是原來的“物象”。“肉餅”是“嗜慾”的物象，是能毒害人的。原本是“仰天長嘯的一匹狼”，吞噬“嗜慾”誘惑，“便夾起尾巴／變成／一條／狗”。這裡有個典故——莊子說：“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一切金錢物質享用都是“嗜慾”，“天機”是智慧，是靈性。“嗜慾”限制人們的胸襟與眼界，減損人們的“天機”，使人們在飽食終日之後，不再有欣賞天光雲影的心情，仰天長嘯的狼也變成夾尾巴狗。漢詩是中國文化孕育的，漢詩以中國文化為傲，也為世界仰望與欽羨

# 逼真的大自然反撲速寫

，非馬的漢詩抵達中國文化之精髓。讀這樣的詩，可以抑制人們的“嗜慾”，讓人不敢貪腐。再者，如果我們的“天機淺”，還哪來文化，更影響品質。

詩人非馬以漢、英雙語創作，法國詩人薩拉西先生，在網絡上讀到非馬的英文詩，很是喜歡，就給非馬寫信，要翻譯他的詩。非馬對我說，詩人薩拉西翻譯得很勤快，幾乎一天一兩首，還越譯越起勁，促成非馬漢英法詩選《芝加哥小夜曲》的結集出版，架起了一座詩的橋樑，開了三語詩三位一體的先河。從詩的層面傳遞友誼，交流文化，繁榮與發展詩的創作。

漢詩創造象徵藝術，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國古典詩論“象在此，而意在彼”（《毛詩傳》），說的就是意象詩的象徵藝術，中國詩從《詩經》開始就用象徵。非馬的詩創造，對象徵藝術十分嫻熟。而在西方呢，法國詩人波特萊爾詩集《惡之花》（1857），可看作西方第一部象徵主義詩作。美國詩人艾倫·坡的理論和創作，對法國象徵主義藝術的形成產生重大影響。他在《詩創作原理》中，倡導反自然、反說教的詩學主張，並強調詩的暗示性和音樂性，可以看作象徵主義的理論濫觴。此後，蜚聲法國詩壇的魏爾倫，在《詩的藝術》（1884）中，主張詩是“流動、朦朧、清靈的”。我說這些，表達漢英法三種語言的詩，在象徵藝術上具有共性，有互相借鑒的經驗。不過，我在上面說了，非馬在詩的象徵藝術上有創新發展。非馬不像艾倫·坡那樣“反自然、反說教”，恰恰相反，非馬是“宇宙全息”，不“反自然”，詩人也不站出來說話，而是寓詩的社會抽象意蘊於自然物象之中，人和自然、社會及人類精神界一體化。因此，非馬詩著《芝加哥小夜曲》的出版，在世界性文化交流與發展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非馬漢英法詩選《芝加哥小夜曲》的出版，把漢英法三種語言，以詩的藝術搏揉於一體，在文化上層面上相互比較與借鑒，給予我們美的欣賞和愉悅，讓我們不禁為之點“讚”。

## 賞析心躍詩〈吼叫的大自然〉

◎向明

憋不住百年常熾的火熱  
慢慢重回平靜  
海底地殼如頑劣幼童  
得意回味勝利  
逞性使蠻 暴烈滾動  
而慘敗的脆弱的人  
驟然  
嗚咽悲鳴  
大海迅猛向後退卻  
慢慢陷入寂靜  
海灘急疾向前推進  
開始咀嚼艱辛  
無知的人群  
斷腸搜索記憶  
歡呼千萬水族垂死蹦跳海灘  
驚呼百裡海域珊瑚礁石奇觀  
海嘯走遠了  
驟然  
大地自在逍遙  
退卻海潮回捲反撲  
留下  
萬丈巨浪咆哮橫掃  
空蕩蕩的爛土  
驚懼人群魂飛奔逃  
空蕩蕩的家園  
瞬息葬身巨浪滔滔  
空蕩蕩的心房  
  
空蕩蕩的凝望  
吼叫的大自然  
唱著凱歌

——寫於南亞海嘯災難現場

這些年，世界各地災難頻傳，一件比一件驚人，一次比一次恐怖，一回比一回損失慘重，只有天文數字可以拿來形容，平日悠閒慣了的人，簡直不知道要如何才能道出心中的疑慮，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純粹的天災，還是自作孽的人禍，是該指天畫地的咒罵，還是虔誠默禱的懺悔？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呵！心中有若千斤重擔。

2004年12月26日的南亞海嘯大災難更是人類史上所僅見，瞬息之間，天地變色，人間天堂眨眼便成阿鼻地獄，逾十五萬人在那彈指剎那間消失，此一震驚全球的悲慘消息，喚醒了多少沉醉在太平歲月的詩人，紛紛提筆寫詩，或表“哀天地之不仁”，或詰問“神靈呵！你們去了那裡”，或發出“天問”，或“悼念眾生”，僅在香港的《詩網絡》南亞海嘯詩特輯中，就刊出了來自各地的三十七位華文詩人，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切入點，以詩來表達對此浩劫的關懷與心痛。

寫此〈吼叫的大自然〉的一篇，來自印尼華裔詩人心躍（見《印華新詩賞析》一書），雖然遲到今天才能讀到，但是卻手法特殊，臨場感仍然十足，好像他那枝筆的大鏡頭攝下的災難現場，從地殼爆裂的一瞬，直至海嘯肆虐後唱著凱歌，勝利而去，全都錄的栩栩如生演播在我們眼前。尤其詩題取得非常脫俗，且直指災變突發重心，不是別的，也別猜疑，這是“大自然憋不住千百年長熾的火熱”，而發出的吼叫，多麼有力且能穩住詩的發展延伸。作者應是災難發生時的目擊者，且是反應靈敏，捕捉快速的寫手，所以在他筆下都表現得生動真切，那巨浪咆哮，海潮橫掃所造成的“千萬垂死水族蹦跳海灘”；“大海迅猛向後退卻／海灘急疾向前推進”，以及“退卻海潮回捲反撲”，“吼叫的大自然／唱著凱歌／慢慢重回平靜”，詩的進展和節奏都節拍呼應，高低起伏，循序漸進，直至“海嘯走遠了／大地自在逍遙”，但在人間“留下／空蕩蕩的爛土／家園／心房／凝望”，這真是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在在證實作者探視觸角有別於一般的靈動。災難詩很難寫，不能如喪考妣的呼天搶地，更不能應景文章的漠不關心，〈吼叫的大自然〉拿捏得非常適切，是我看到的最好作品。





# 也有重量嗎？

——讀張莖的詩

◎陳銘華

放晴了

又四處尋找

那個在雨中迷路的自己

“存在先於本質”，人是不是先存在了才自行完成自我的本質？抑或是有了其本質，然後才存在？像許多其他寫詩的人一樣，我常常會對存在產生疑問，也常常會自設答案，但有了一個答案，馬上就產生另一個疑問，生生不息，跟著自己的存在而對立而存在。而讀張莖的詩，我看到了這些問題和答案的更多層面，其創作的企圖和其詩作裡企圖表達的主要目的是否真的如此？其實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詩作完成之後讀者的領悟果然如此！我應該算是有這樣領悟的讀者之一吧！

祖籍廣東省梅縣，本名張臺坤的張莖，1948年出生於臺灣臺北。現居加州。早年曾參與臺灣《盤古詩頁》以及創辦主編《暴風雨詩刊》，1970年代加入《創世紀詩社》。張莖寫的詩是有思想深度的，2012年出版的詩集《影子的重量》的第一首詩〈馬路〉，同時醒目地印在封面上，彷彿開宗明義便要表現出“存在”的主要面貌：

一直等到  
從窸窣的脚步抽離，從  
轟隆的車輛抽離，從  
嘈雜的市聲  
抽離

我才找到自己

但所謂“找到自己”不過是詩人在某一個時間，某一個空間裡的答案；在另一個時間，另一個空間裡“他夢見／浴後的自己／根本還留在鏡框裡”、“全身赤裸／竟和一個陌生的影子／擁抱／那早已不存在的／夜”（〈透視〉）。而大部份時間，存在竟依然是〈車站留言板〉上“一張剛哭過的臉／在列車駛離月台後，旋被遺忘”。出於工作原因，詩人經年累月旅行於世界各地，作品帶有漂泊旅人的精神特質，而漂泊正是追尋存在的重要動力，因此“那是我刻

意留下的倒影／算是做為來此一遊的印記”（〈卡內基湖一瞥〉），像這樣的“刻意”還體現在〈凱撒宮〉裡：“……與凱撒／匆匆留下的一幀合照”。

詩人為什麼那樣孜孜不倦、營營役役地去追求不為名利的存在意義呢？2014年的詩作〈失憶症·三首〉透露：“軟片曝光／錄音帶洗掉／記憶晶片刪除”、“剛剛才看過的電影／連同片名全忘了”、“終於想起了／那段似有若無的往事／原來從未發生過”。也許是所有的存在都是不確定的，過去如是，現在如是。消失的是實體，留下的往往全是虛無。〈在星巴克一角〉詩人感到“我突然消失了”，留下的不僅是“一杯只啜了一口的咖啡”，這杯咖啡還在“越唱越虛無的歌聲中／冷了”；同樣“父親走遠後”，不單只留下“濕透了的背影”，那背影還留在“深巷盡處”、在“雨聲中”（〈懷念父親的詩·那年雨季〉）。也許還因為“存在是荒謬的”：“屋簷上懸了許久的一滴簷溜”僅遲疑了剎那，“即墜入深不見底的空無中”（〈前世今生五帖〉）；“我只能用全身上下泛著釉光的紋身／證明自己的存在／並且最終也證明了／空著的理由”（〈青花瓷〉）；〈卡斯楚街〉的“冷霧”在“酒後寫下”的“窗玻璃”本就有點虛無飄渺，最後竟然被“刷聲抹去”。“這時，我已從一遍遍急促的登機廣播中醒來／從霧裡／孤單地走出”（〈過境芝加哥〉）；“他走了／不告而別／只留下自己／在畫裡，也在畫外”（〈寄秦松〉）……這些詩句都是從荒謬中找到存在，又從存在中得出荒謬的結論，下面這首〈健忘症〉生動的說明了這種糾結：

一直等到雨停後  
伸手去取傘  
才發覺根本忘了帶  
而更嚴肅的是

張莖有一些懷念和悼亡詩人的詩，非只尋常的懷念和悼亡，面對生死，他對人的存在有更深思考。在一首悼詩人周鼎的〈終站之後〉，詩結尾數行充份點出了“存在”和“荒謬”的辯證關係：“以徹底的遺忘／在 存在主義的幻影裡／在 演不演都一樣的虛無飄渺中／在 終站之後”。對了，就是“存在主義”！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起源於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的一個哲學的非理性主義思潮，認為人存在的意義是無法經由理性思考而得到答案的、世界沒有終極的目標、不選擇就是一種選擇、世界和我們的處境清楚地反映在茫然的心理恐懼瞬間……這些觀點影響現代文學甚鉅。在歐洲，沙特、西蒙波娃、卡夫卡、卡繆等重要作家，他們開始思考“我為何活著？”、“什麼是我活著的價值與意義？”；在台灣，從1955年紀弦辦的《現代詩》發表方思譚的里爾克詩作開始，到1956年方思的《時間之書》節譯本出版後，對當時詩壇的影響非常之大，重要詩人如痲弦、洛夫、白萩、林亨泰的作品都有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子，可以一點都不誇張的說存在主義實為那個年代詩創作的思潮主軸——無根和放逐、戰爭與和平構築出他們真實“存在”的社會。

人在大環境中被扭曲和異化，存在的本質乃呈現出對立，對立的兩極又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而張力、悖論、歧義性和多義性是詩最適合生長的土壤養份，更貼近真實人生的樣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台灣詩壇充斥著許多存在主義的作品，而且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彷彿才逐漸和其他五花八門的主義與思想融合。但張莖的詩作，雖有各種技巧和手法，其中心思想卻是一貫的。我和影子，孰為真實？孰為虛幻？“荒誕和理性”、“生和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等等都是卡繆創作裡的二元對立主題。世界若是沒

有黑暗，何來光明？沒有光亮，又何來陰影？沒有影子，又如何顯示人和物的存在？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或許要比用大片明亮的陽光來展現黑暗更令人震撼！不過，張堃詩作裡類似這些二元對立的意象或主題雖經常成對出現，卻互不抵銷，甚至有相輔相成的意思：

在世間的旅程，沒有回頭路的  
歷險

——〈生〉

走了，走遠了，也是沒有回程  
的旅行

——〈死〉

張堃獨愛影子，這麼多年來影影疊疊，我們能說影子沒有重量嗎？自然，當今詩人多如牛毛，網上作品恆河沙數，風花雪月、吹牛拍馬、酬酢唱和，蒼白無力更標奇立異，也並不是每個詩人都有影子，就是有影子也不是每個影子都有重量的。但對張堃來說，影子既是詩人的一種存在方式，答案無疑便是肯定的：

曾經奔走於大江南北的腳

現在漫無目的地走在

行人道上

鞋聲輕了許多

拖在身后的影子卻重了

——〈散步小集〉

一首詩完成後，什麼在？什麼不在？大千世界不多不少，無生無滅。

2015年8月15日  
抗戰勝利70週年於洛城

蘇珊·蘭格 (Susanne K. Langer, 1895-1985) 是美國一著名的哲學家。她是符號美學的真正建立者，在語言分析和美學領域內有深入的影響。從詩學到歌劇、音樂、戲劇、舞蹈和電影等各部門的藝術類定符號及象徵的內結構，使她的名著《哲學評論》(1942, *Philosophy in a New Key*)

，在一段時間內在美國相當流行，暢銷了五十萬卷，至今仍是哲學、詩和文學藝術人士經常閱讀的參考書。內容大略是：符號分為兩種，一是有推理性的 (Discursive)，另一是非推理性的 (Nondiscursive)。散漫和無層次是有知識和科學性的，而非有推理性的符號，是用於宗教和藝術上的。但是兩者皆有同等的重要意義。她並採用現象學 (Phenomenology) 來嚴厲審問各藝術部類符號的內部結構，並以虛擬的關係來研究詩、戲劇、舞蹈，尤其是音樂。我們今天可以說她的研究與解釋學 (Hermeneutics) 是兩大以意義為核心的思潮，兩者皆注重符號、象徵和語言，是相當明顯的。主要的是她提出了一種視藝術為人類情感表述達通過形式的理論。

蘇珊·蘭格出生在紐約市一個從大都會維也納來的移民家裡，父為一律師。童年中毒生重病後，父親不太願意送她上大學，因之她一生都帶有德語口音。由於她的思想投內 (Introvert) 決心習哲學，並在1926年在哈佛的懷特海指導下拿到博士。之後任教於哥倫比亞，並拜卜西爾為師。1945-1962執教於康涅狄格學院，之後退休。1942年離婚，育有兩個兒子。她喜居鄉村大自然孤獨的生活，卒於1989年，享年九十。

以易經中的美學為代表，中國人的美學與西方的美學只不過是大同小異的，皆是立足於生命正常健全地發展去觀察，感官的愉悅是快感的，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儒家美學已發展到頂峰，而荀子則把音樂放在下層社會，他認為音樂的享受得花很多時間，樂器製造得多花金錢。蘭格的研究發現音樂有很高的超越性。

雖然中國有劉勰寫的《文心雕龍》，但

《文心雕龍》以後，中國哲學、美學、文學都沒有充份的發揮。今天台灣、香港、星加坡和海外的所謂新儒家主義在美學上沒有特別重大的貢獻，因為新儒家主義推崇的宋明理學藏有西方宗教的影響。只有情深而文明的中國古代美學，至今仍巍然屹立於世界。

蘭格畢竟是維也納奧匈帝國人，受希臘、羅馬和德國文化的薰陶，深深地研究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叔本華、尼采、維特根斯坦的哲學。但她對笛卡爾的主觀 (我思故我在哲學) 極為不滿，也對華格納的象徵主義有異議。自從柏拉圖的唯心主義，阿里士多德的人乃政治的野獸概念，以至卜西爾說人乃象徵的野獸。這些概念降低了人類的道德價值，蘇珊·蘭格很容易地便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性學論。

多年後，蘭格拋棄了西方哲學的絕對推理和主觀態度，對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大感興趣，但是她的清明神志的頭腦不能使她屈從於榮格心理學中的神秘主義和不合理的寫作。

蘭格在文化的主要貢獻是挖出理則學的根，宣揚了維根的語言學，把符號和象徵放在藝術的中心的語意學，她認為藝術才是非推理性文化的代表，象徵和表現一個藝術家的情感，和直覺的知識。

蘇珊·蘭格在今天的高科技的虛擬現實與軍用的航空航天技術及在許多不同領域有潛在的應用價值，尤其是娛樂、工程、醫學、生物學及銷售方面有廣大的貢獻。

\*參考書籍：

①《周易美學》，劉綱紀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書法美學引論》，葉秀山著，北京寶文堂書店，1987年。

③《美的找尋》，汝信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2年。

時光流逝，轉眼間新大陸已創刊廿六年了，秋收冬藏，詩人們卻好像偏好於這個時候出發，我們也循例於本期出版紀念號。在全部稿件編妥，正要著手寫這篇筆記時，又收到了佑子先生的〈詩歌新義〉一文，編者久未見我們持續撻伐“詩歌”一詞的回應，忍不住將在封面裡的最後篇幅讓出刊登，以饗讀者。

由於佑子文章提到“與‘詩歌’同娘所生的另一混帳詞‘質量’”，編者雖同意其論點，卻也想趁此替同為科技和工業領域工作的人們抱屈叫冤。概因國內企業工廠皆有品管部門，而所謂品管全名即是“品質管制”，網上維基百科作此解釋，並附上英文 Quality Control，可是偏有“解人”在其後的敘述中又稱作“質量管制”。至於百度百科除也作“質量管制”外，為了和品管的“品”字扯上關係，更乾脆稱作“產品質量管制”。編者想，理科中人縱頭腦清醒，然使用正確詞語，終究是文字工作者的責任更大。以前有“文壇”“詩壇”的習慣用詞，最近卻常讀到“詩歌界”一詞，想來佑子說的“詩歌愛好者”們也覺得“詩歌壇”這個詞既不通又太難聽了，便創造出“詩歌界”這個更難聽、更不通的詞吧？

科技和詩雖屬不同領域，但應該都講究“準確”的原則，“混淆不清，大義不明”無論怎樣辯解，終是大忌！編者難以想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寫詩的人用詞不當，研究人員觀念不清，他們寫或創造出來的東西，能超越其他國家民族的同行麼？難怪五四運動近百年後，我們的科技和文學總是跟在別人屁股後面，邯鄲學步也好，東施效顰也好，難免佑子“國恥”的指摘！

## 詩歌新義 ◎佑子

佑子因為自己底子淺，無法理解詩歌一詞之指意，寫過一篇粗文，求教於四方高人。無奈粗文刊出十餘年，如石沉大海，一無反響。蒙新大陸詩刊編輯不久前破例重刊一次，數週來仍舊人微言輕，慘遭嗤之以鼻。近日讀報讀刊，仍舊滿目“詩歌”“詩歌”不斷出現。奈蒼天何？與“詩歌”同娘所生的另一混帳詞“質量”在祖國另一領域的優秀份子的文章中也常見到。詞中雖有質亦有量，但用時僅指品質而不指數量。正如同“詩歌”一詞，使用時僅指詩，歌只是陪襯。人家的 QC (Quality Control) 一詞，來到中國竟被中國科學家譯作質量管制。報章雜誌上大量使用“質量”一詞，所指僅止乎品質，與量無關，真是國恥。

佑子不過只是個小詩人，“質量”的事，留給頭腦精密的科學家們去攪。且讓我們仍舊回到詩歌上來吧。

據新大陸主編考證，詩歌一詞在古籍中不見。可能是民初白話文之後的產物。佑子也只是在國共內戰期間前進的兄妹輩大攪“反飢餓”“反迫害”所開的晚會上初見“詩歌朗誦”一詞。當時只覺得新鮮。並未深思。

佑子提到複合名詞如：

車馬——指交通工具

大小——指尺寸或尊卑

涇渭——指混濁或清明

詩歌——？

詩歌既無定義，佑子不才今日且試賦與它一個新的定義。雖大有越俎代庖之嫌，但幾十年來，“詩歌”“詩歌”大聲嚷嚷者，其混淆不清、大義不明也該作一了斷吧。

詩歌一詞經佑子以深厚的數學證明過歌=0，可見此詞先天就有點“混混”，所以

①詩歌先天上就代表混濁不清，或者不講理。

②拆開來，既是詩，又有歌，皆都又文又雅。

③詩歌一詞既經大家濫用日久，皆不捨得放棄，可見其詞可愛。考慮過上述各點後定義“詩歌”：

頭腦昏迷，思想紊亂。

言語混淆，與醉酒類似。

應用舉例：

①我拿不定主意，請別再詩歌我吧。（動詞）

②我好詩歌呵，你來開車吧。（形容詞）

讀者諸君不妨準此類推，當然還可作名詞、副詞……

只要大家心胸 Open，有雅量接受新事物，“詩歌”這麼好，大家這麼喜歡的雅詞又有了新意，且推廣應用吧。

## 詩訊

第三十五屆世界詩人大會已於 2015 年 9 月 27 日至 10 月 2 日在台灣成功舉辦。

中國詩選·海外華語詩人檔案（《天津詩人》2016 冬之卷）徵稿，詳情請電郵信箱：tjpoets@126.com 聯繫。徵稿日期：2015 年 11 月 22 日起，2016 年 8 月 10 日止，2016 年 12 月份出版發行。

捷克查理士大學漢學教授 Dusan Andrs（安德昌）翻譯羅青著作《詩是一隻貓》，由麋鹿 MiLu 出版社發行捷文版，並於 2015 年 10 月 20 日在布拉格市立圖書館隆重舉辦新書朗讀會，吸引 50 餘位來賓參加，現場提問熱烈，反應良好。

詩人張耳於 2015 年 9 月由台北釀出版印製近年散文詩和分行詩作品集《這還不是早晨》。該書由台北鴻鴻作序，請查詢 <http://showwe.tw/books/books.aspx?b=3697> 或與張耳聯繫：zherlsch@msn.com。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